增批詳註古文精言合編

上海萃英書局印行

四、三、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此一段言罕虎使尹何為邑宰○不吾叛言平日之心其可信後日之效其可望用之可為尹何之地且無害於邑故不論少此一段以操刀為喻而言尹何不可為邑不學而為政之害也素不相習勢必僨事皆陷於罪

夫音扶

此一段以棟榱為喻甚言其不利言與子皮利害相

古文精言詳註旁訓合編

周聘侯先生評定

子產論尹何為邑

桂亭　馬寬裕良容參補　左丘明

子產名國僑尹何是子皮家臣子皮是鄭大夫名罕虎使何為邑宰子產論之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句未知可否字法子皮曰愿句法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兩夫字指尹何少去聲夫音扶○子皮名罕虎鄭大夫尹何人名邑是邑宰止為尹何計少年少也愿誠慤也叛違背也

序講 鄭大夫子皮使其臣尹何為其封邑之宰子產聞之曰邑宰必須老成之人今尹何年甚少未知其治才可否奈何遽使之為民上耶子皮曰尹何年雖少吾見其人誠慤吾甚愛之使之為邑必不吾叛而能吾襄也雖少而未諳治體使其為邑因藉此而學為治迨閱歷久自知為政之道也

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喻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為尹何多之計疏矣子之愛人傷之倒裝句法破也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吾愛一句○割是宰割也利是安全而有益也傷是損害也

序講 子產曰子大夫愛尹何之愿使之學治焉而孰知其不可也凡人之愛人將以安全而有益以成吾愛也今子愛尹何而使之為邑之政而學治焉不但民受其殃且尹何之身亦未可保是猶未能操刀而使之宰割勢必至於有所傷也子愛尹何何以異此不為愛之且傷之矣夫以子之愛莫過於尹何尚使身受其傷民受其害則天下之人其誰敢求愛於子乎

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壓焉敢不盡言鎖上啟下榱音催○棟是柱也榱是椽也崩墮也壓猶覆也

序講 天國猶屋也子為鄭上卿猶屋之有棟柱也尹何為邑猶屋之有榱椽也用人不當力必不勝則棟必折矣棟折而榱豈有不崩壞者乎棟折榱崩則屋必壓覆僑處其下將覆壓之懼此切膚之痛也其敢不向子以盡言之乎

子有美錦三喻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

關心所謂危不得不告此一段以美錦為喻見子皮不當使尹何為邑三喻破他使往而學句若說其為大官大邑不亦少乎便平常此一段以田獵為喻先二句是通篇總綱所害二字非自害於治求免自害且不暇安能求無害於治乎此一段子皮服子產之言而託以治家政知遠大近小分別人品庇身二字與上文相應便知身之所以托而庇者賴有官邑猶一件蔽體之大

為音位○製裁製也為是愛護也恐其有傷於錦庇依庇也多過甚也為邑之計更疎矣

序講 即以極小者諭之設有美錦於此心甚愛之必使工之精者而裁成之決不使工之粗者而學製之也夫一錦衣物之小者猶重之如此而況官為大夫地方十里是身所恃以為安者而乃使年少之尹何往學焉是愛大官大邑之不如愛美錦之小物者不如多乎

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貫同慣壓同厭田獵是取禽獸也慣是閑習也獲是得也敗是壞也績是功也

序講 且學優則仕僑所聞也子今以政為學焉則僑之所未聞也子大夫若果使尹何為邑其為害也必矣何以見之譬如田獵原思所以獲禽也必射御閑習則心敏手捷方可有獲若未嘗登車以習射御則手忙脚亂不敗績無功且壓覆是懼何暇思有所獲哉尹何為政何以異此

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善哉

是贊子產言之有理敏是聰明也不敏是人自謙無識務是專力也衣服如美錦之類微無也他日是前日也為是治也庇廕也知不足自知才短恐家事亦有見不及處

序講 子皮服子產之言恍然有悟而謝教曰善哉吾子之言也虎不明而知不及此吾聞君子有遠慮故專治其至遠至大者小人惟知目前故止知其近且小者我不免為小人也只知衣服附在吾身而謹慎之至於大官大邑亦所以庇吾身也我則遠慢而不經理之我之知小近而不知遠大者如此若非子有是言吾竟不知也即他日我曾有言曰子為鄭國之政我自治吾家以庇身焉其可以無過矣今乃知吾竝不足以謀吾家也請自今以往雖吾之家事亦當聽子行之況國之大事乎如使人為邑敢不聽之於子也

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

五喻 通篇是喻乃一為收結 譬得奇

衣服也衣服緊貼在身近在目前易見宦邑與身隔遠故不覺而慢易此一段是五喻以心而也子皮因以家事聽之故發此言

家事各有其私恐有見不及處不比國事可盡吾心之所欲為雖不敢預家事然心中有如棟折榱崩之危亦過不去無不盡言

附攷

子皮推服子產之言亦具見休休有容之度而子皮是年告老子產為政廿餘年而鄭國大治皆子皮能

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危是不安也又不平也忠謂盡心於己委猶托也

序講 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即如面之不同也吾不敢謂子之面如吾之面豈敢謂子心一如吾心子之家事即吾事乎僑雖不敢預子之家事但吾心有所不安不安者亦不敢不以實告也故子皮喜以子產為忠已而因以政事委之後日子產之能為鄭國皆子皮委之之力云

評曰子皮使尹何猶子路使子羔欲以民人社稷為學者也子產謂之傷即孔子謂之賊但以大官大邑關係底身使人學治不但學者受傷而使之學者自害不小子產即其所言層層翻駁妙在四引喻中錬成一片絕無痕跡宜子皮之稱善而自咎也按子皮為鄭上卿當有私邑尹何疑係家臣子弟向所狎者喜其易於指使因欲用以治之其所謂政與國無預故子產止言棟折不言屋壞只言底身不言底國而子皮亦以治國兼治家為請者乃一片說話恐將來家中復有如尹何之事無人阻止非因欲錯用尹何於國邑然後推而及於家事也不可不知

子產壞晉館垣襄公三十一年 左丘明

壞是毀也館是官舍垣是牆魯襄公於是年六月薨

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公薨是魯襄公死也諸侯死曰薨相音像是輔佐也鄭是簡公如往朝晉是平公我喪是襄公喪晉與魯同宗故曰我喪未之見是晉平公未之出見鄭伯也納是收藏

序講 時魯襄公薨之六月鄭簡公朝於晉子產為相晉平公因有襄公之喪是同姓緦麻之服未即出見鄭伯子產因所居之公館狹隘其間不能容鄭之車馬帶息使不致於露處也

要政以求賢之力也

此一段敘子產毀壞晉館之垣○晉侯不見若見之則有宴好雖以憂樂不竝行為詞實輕鄭也

此一段是晉臣詰問子產毀壞館垣之故館垣關係甚大毀之不便於諸侯以盟主繕完之牆若諸侯有至者皆毀之則不勝其修治供應不來矣明是問罪口吻

此一段子產責晉之重幣答以毀垣容幣之故先言朝晉勤慎引起點出車馬來懸其壞垣

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垣牆。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從去聲閈音扞閎音宏葺音即共音共匄音蓋

○士文伯名匄。字伯瑕。非范宣子也。讓。責問也。斥。滿也。里門曰閈閎。繕。修也。葺。以草蓋牆也。供命。是供應諸侯之命。請命。是請問於子產也。

序講 晉卿士文伯。見鄭人毀壞其館之牆垣。因以責讓子產曰。夫刑者。所以輔政也。因敝邑不肖。不克修舉政刑。以致盜賊充滿於四境。居者足戒。行者可憂。其如眾諸侯卿士大夫。多辱臨敝邑。以來求見於我寡君。誠無如之何也。寡君憂之。是以特命主吏。修完過客之館。高其閈閎。固其牆垣。是以為客使者慮。使之居此。可以無憂。不意吾子至此。而猶壞之。夫館舍不謹。則盜賊可慮。雖子之從者。能防禦之。然至此者。非獨子之一人。若他客至此。將如之何。且我之所以完此客館者。以敝邑之君。主盟中夏。為眾諸侯之盟長。則來朝覲聘問者。實繁且眾。故繕修其牆垣。所以待賓客也。若後至者。人人皆如子毀之。晉將何以應諸侯。寡君不敏。特使匄請命於子。子必有以命應之。

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甯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溼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閒音閑暴音布見音現溼音式蠹音篤

○褊。狹也。介。閒也。誅。求是責晉重幣。悉。盡也。索。搜求也。執事。是尊稱當事之人。賓主相見。而列其幣於庭。蠹。是蛀蟲也。

序講 子產對曰。鄭以褊小之國。相間於晉楚之間。而求責貢獻。又無有一定之時。是以不敢安甯其居。盡搜索鄭土所出之賦稅以來相會。而議時事。不意晉君以魯之喪不閒。不得遽見。又不得聞晉君之命。不知見於何時。夫來相見。自有相見之儀。其所輸納於晉之幣帛。不敢輸之。又不敢暴露之。若得輸納之。則此幣帛即君府庫之物也。然非兩君相見之時。而薦陳於庭。則不敢輸也。其不得輸而暴露之。恐陰雨不時。或燥或溼。必致幣朽生蠹。以此薦陳。是重敝邑之罪也。

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廐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

無處處帶恐帶不精以取詰責○二意雖用雙關文法却將輸賂意提過歸重朽蠹一邊以明晉侯不應留賓弗見使鄭文侯此一段敘文公昔為盟主待賓有禮以見今之不然也文公之時諸侯易於朝見且執役周備亦易於告歸無待命之苦列國凡有吉凶皆與列國分其憂樂不必以喪故自引為戚○若諸侯在館有事則察之而輔其所當行不使其有不得已之舉而反加詰責

有代市車脂轄隸人牧圉各膽其事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甯薛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溼

序講 子以晉為盟主而責我之壞館垣獨不聞爾先君之為盟主乎在昔文公之為主盟也自奉甚薄以宮室言之則極其卑小而無築土為臺構屋為榭以為遊觀之地其所以然者蓋欲以高大諸侯之客館也而館之高大亦如公寢之制焉下而至於貯財之庫養馬之廐無不繕修道路之不平者命司空以時平治之客館之傾圮剝落者命圬人以時塗泥之所以為賓客也是以諸侯之賓一至凡有所需無不畢具司新蒸之甸人則供庭燎之大燭焉宮館則有僕人晝夜以巡伺焉其外來之車馬無不各有安處之地其賓之從者無不各有以代役之人即至車上之巾轄中之脂從隸之人與夫牛牧馬圉無不各有所司以贍足其事及至而賓相見庭中薦陳之物又有百官之屬以代為之展陳而呈列之賓至即見見畢即返在又公不致羈留賓客而賓與主亦俱無廢時失事之憂此文公待諸侯在外之事無不周至如此而文公待諸侯之心則更有可感者賓有憂樂晉則同其好事有得失晉則巡其當否至於賓尚有所不知者則教訓之有所不足者則周恤之所以賓至晉國如歸其家斯時也甯復有薛患之禍寇盜之畏而燥溼之患乎此文公待諸侯之心其篤摯誠切者又如此以是文公為盟主不亦宜乎

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

平公之別宮名天厲指挽車之人馬言即前所謂俱受其燥溼不時之患戒備

序講 夫文公當日待賓如是之禮貌而今以晉君之宮室言之則銅鞮之宮數里如此其遠且大也則與文公之卑庳者相反矣諸侯館舍至等於隸人之家以致門庭狹隘而車馬不可容又有牆垣以限之而不可踰越則與文公崇大諸侯之館如公寢者相反矣盜賊公行難於防禦燥溼不備水潦無時則與文公不留賓無廢者相反矣若以館有垣而不可壞之則幣上收藏無所以致朽蠹以重敝邑之罪也故抄奪之處也是樂也子責我以毀垣而我之因幣不得已如此敢請執事抑為我思之而何以命之耶

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

魯鄭晉皆同姬姓所出惠猶恩

賓至至末四句總全段兵至晉不異歸家無安受其災患如所云寇盜燥溼之類也此文公為盟主然也此一段敘晉平公待諸侯無禮以與晉文公較之則事事相反故壞垣以藏幣夫音扶此一段敘兩君見禮鄭自修垣而後行答文伯所讓之詞句句周匝如此此一段見晉君臣服善之誠而加禮於鄭君改大諸侯之館此一段引叔向之贊及詩之詞以見子產之善詞命

也憚苟難也

序講 晉君之不見諸侯。想必有魯喪之故。不知晉鄭與魯。共是姬姓同出一宗。君有魯喪。不獨君憂之。亦敝邑之憂也。君之未見。我寡君不既已來耶。若得見而薦幣。仍將館垣修治所壞之垣。然後歸國。則異客可無寇盜之患。而盟主亦不致有供命之煩矣。即此已沐君之恩矣。況修垣之工費亦無幾。敢以是為勤且勞而憚之乎。

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贏音盈 ○ 趙文子。名武。晉大臣也。贏。受也。

序講 趙文子聞子產之言曰。信乎。晉實無德於諸侯。而以如隸人之垣舍。受納四方之諸侯。較之文公之主盟。可愧多矣。是吾之罪也。前因使士文伯責之。今使之以謝不敏之罪。於是晉侯即見鄭伯。比往昔相見甚殷。而厚其宴以和好歸之。乃更築諸侯之館。而大其宮室閉閎。非如前狹隘隸人之垣矣。

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夫音扶 懌音亦 ○ 叔向姓羊舌氏。名肸。晉之賢大夫。賴。是恃也。釋。廢也。輯。和也。協。合也。懌。悅也。莫。是定也。

序講 晉大夫羊舌肸氏叔向者。聞其事而嘆之曰。辭之不可少也如此。觀子產有辭。能使晉君厚待鄭伯。不獨鄭受晉惠。而凡諸侯朝聘者。共賴以為安。是辭之功大矣。如之何其廢辭也。大雅之詩。有曰。天之視聽係乎民。民之觀感係乎辭。辭果和順。則民自和協矣。辭果巽悅。則民自安定矣。此詩之言也。子產其知之矣。故以之對晉侯。遂待鄭有加禮。而諸侯賴之云。

評曰 晉為伯主。非一世。諸侯之館雖狹。從來藏幣。亦不止鄭伯一人。何至於毀垣。即毀亦不須盡毀。子產止為晉侯以魯喪不見客。若不如此一番作用。無以致其詰責而盡其辭。使得薦幣而行耳。文伯之讓。全在寇盜上立論。侃侃而談。似難置對。子產止閒閒敘出朝晉。從不敢甯居而來。何等敬慎。晉侯未見。又不知見期。何等傲慢。以

附攷
晉平公繼霸諸侯皆朝於晉而諸侯之公館卑隘門庭不容車馬之入晉侯又深居宮中不以時見諸侯故子產因其無禮而毀其公館之牆子產前說范宣子而諸侯之幣以輕此對士文伯而諸侯之館以大諸侯賴之信不誣也仁人之言其利溥哉金聖嘆評曰
前段文伯之悻悻後段叔向之津津俱是極為子產寫照然其立言有體義正不阿詞強不激溫雅嚴毅

其無所藏幣。輸之既恐失己。暴露又恐招尤。何等進退兩難。再將文公待諸侯處細細叙述。而以銅鞮隸人等語對看。件件霄壤。已能令繼霸者無處生活矣。然後說出魯喪之憂。鄭亦同姓。與晉無異。原不必為此留賓弗見。但既見薦幣之後。以所館之垣。自壞自修。不煩晉力。而隸人之館自若。猶可以贏諸侯。文伯所讓之語。不過為此今已如此。他復何說。其詞之委婉處。帶有許多冷刺。宜趙文子之謝罪。晉侯之加禮也。至於築館一節。實出子產意外。故叔向云諸侯賴之。言其馳辭之功。所及者遠。非子產以毀垣欲使晉築館也。此毫釐千里之辨。細讀叔向讚語。當自得之。

晏子論梁丘據 昭公二十年

左丘明

梁丘據字子猶。齊景公倖臣。每事阿順景公以敗國政。故晏子面折而庭論之。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遄川上聲造七到反音鈔夫音扶焉得之焉音烟

○齊侯。景公也。田。是獵也。遄臺。是臺名。子猶。是梁丘據字。晏子。晏嬰也。

序講 齊景公田獵歸於遄臺。晏子入侍於側。其君臣上下。雍然有禮也。忽有梁丘據者。馳馬而造於公之所。夫遄臺何地。子猶何人。豈宜馳馬於君前。無禮甚矣。齊景公不以為罪。乃為之飾詞曰。非據之敢馳而造也。惟據與我和順。夫凡事皆欲順我而不敢拂我。故見我至自田。恐相從之晚。因馳而造焉。景公迷惑如此。晏子不得不諫。又不敢直諫。乃隨機而折之曰。如梁丘據者。謂之同則可耳。焉得謂之和哉。

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醯音希。醢音海。鹽音然。燀音丹。齊去聲。燀。炊也。薪。是樵也。宰夫。是治庖之人。

自足令人聳聽

此一段提出和同二字立一篇之業

景公既獵而回臺欲舉宴於臺子猶聞君舉宴恐不及同樂此倖臣行徑也用一唯字不滿羣臣可知

此一段以五味之相濟喻之

此一段正論和之所以為和引證和味解和之義一此一段以五聲之相濟喻之

上文言味已畢此段根上心平政平句引先王再找二句順口帶出五聲來渡下不費力

序講 景公聞晏子之言而怪問之曰吾有命而據從之據有言而吾聽之和也亦即同也子乃謂同不謂和然則和與同有異乎晏子對曰和與同名雖似而實大異請先取和而譬之所謂和者如調羹焉調羹必需水火而水火不同性調羹必需醯醢鹽梅而醯醢鹽梅不同味以此六物相濟為用以烹煮魚肉益以樵薪而炊之聽宰夫之調和何以和之醯醢鹽梅之味不齊宰夫則齊之以適其中也味何以齊濟益其味之所不及洩減其味之所太過而後味始和焉是以君子食此羹得以平其心味和且足平心況君臣乎

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無言時靡有爭

過事突兀 對上過不及 證和羹 證政平 證民無爭心 至理至論

鬷音奏否音阜嘏音格

否字非全可者不干是不犯於理無爭亦同歸於和詩商頌烈祖篇祝中宗之詩也鬷總也嘏大也

序講 宰夫之和羹也不於同中求和而以不同中求和然則君臣之相濟亦如羹也如朝廷有一事君謂此事可行而其中實有不可行者臣務獻其不可而商酌以去之以成就君所可行之事如朝廷又有一事君謂此事不可行而其中實有可行者臣務獻其可勉君行之以去君誤認為否之心若此者其跡似與君不和而實和之至也是以政事和平而不干於民民亦和平而無爭訟之心矣故商頌烈祖之詩言中宗太戊非但身自賢明亦有賢臣與其君可否相濟如宰夫之和羹也能如和羹則臣既警戒其事矣既俾君和平矣然後中宗總齊大政自上及下皆無怨言當時之民亦無相爭鬬訟者觀於詩言不愈信和之異於同哉

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

橫插此句起下奇甚 又收上 應成其政 又迴環上文妙 引詩快甚 樂音洛 瑕音遐

一氣聲由氣達二體舞有文武三類歌有風雅頌四物四方之物為器七音本五音加變宮變徵八風八方之風見淮南子九歌是六府三事詩豳風狼跋篇美周公攝政之詩也瑕缺也

序講 不明和之說者請觀之先王先王之濟五味以為羹和五聲以為樂非為味與聲也蓋味聲皆和而後心平心平而后政成先王正欲以此也聲平其心成其政也平心成政在於五味五聲則第取味與聲而思之五味之濟既詳言之五聲之和可得而知也聲貴乎政成難言也先王因以數和之數起於一一則主於氣非氣之動聲無以達也一生二故有文武之二體文舞執羽籥武舞執干戚也二生三則有三類歌詩之風雅頌其類各別也三生四則有四物八音之器非一處所能

此一段正論子猶之同而不和正解同之義言所以異於和者在此據之所以為同而不為和亦在此

附飲酒樂一段景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

備故雜用四方之物以成音也四生五則有五聲宮商角徵羽也五生六則有六律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六陽律大呂應鐘南呂林鐘仲呂夾鐘為六陰律六生七則有七音黃鐘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應鐘為變宮蕤賓為變徵五聲之外更加變宮變徵為七音也七生八則有八風東北曰條風東方曰明庶風東南曰清明風南方曰景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閶闔風西北曰不周風北方曰廣莫風八生九則有九歌水火金木土穀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之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此九者合然後相成而為和樂也但聲成而無以濟其聲猶弗成也而濟亦難言矣清與濁不同小與大不同短長疾徐不同哀樂剛柔不同遲速高下之各別出入密疎之各異此十者聲之相反如此而能相濟以成其和亦猶羹之水火相調君臣之可否相濟者也君子聽此樂其心甯有不平者耶心平則德自和矣故豳風之詩曰德音不瑕蓋言心平則德音無瑕缺也和固如是誠和哉

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談法妙甚 應前可否 收前和羹之喻 不成味無以為甘收前 和聲之喻 不成聲無以為樂 總收總束

序講 君子之和取其不同者相濟以成其和也今觀據之所為不然君若有一事焉溺之愛之而謂之可據則安敢拂君之意而獻其否必脅肩諂笑於君前而亦曰可君又有一事焉惡之怒之而謂之否據則安敢犯君之顏而獻其可必變色厲聲於君側而亦曰否若譬如先王之濟五味據則有以水濟水不成羹矣誰能食此味哉若譬以先王之和五聲據則有琴瑟之專用一聲不成樂矣誰能聽此聲哉其所以不食不聽者以其味同而聲同也同之不可如是今而後君若誇據於人則當曰惟據與我同不當復曰和矣

評曰 晏子平日答先王觀之問而流連荒亡之戒此番景公既獵舉宴恐禽荒酒荒之規所不能無故謂梁丘據為和取其合心共樂也晏子即以同字換却和字引他發問隨取宴中之味宴中之樂現前指點總在不同處為和且點出心字政字德字來大見關係且和羹二字尚有成語樂主於和又是正詮絕無杜撰一字所以為佳和同之辨純是至理至論讒佞聞之自當通身汗下

子產論政寬猛 昭公二十年

左丘明

樂也

此一段敘子產之遺囑太叔也其次二字原有分曉猛則使民不敢犯正所以全其生寬則致民輕於犯反以陷之於死故難以服民

此一段是太叔用寬之弊故又用猛以平盜賊不忍二字乃不解用猛苦心而謂以寬可以生全其民也取人刦其財以民無所畏故○伏下慢字

此一段引孔子之言以美子產深知寬猛各有其弊

寬猛二端乃為政之大體子產重於猛太叔失於寬故仲尼折衷其說尚論之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鮮音選○吉字也。是鄭穆公之孫

子產。是鄭相。子大叔。游喻猛政。喻寬政。此句有含蓄。大音扶。此句是正意。此句是對。疑發藥。

序講 子產相鄭。為政愛民。時有重疾。自知死不免。慮後之為政者。誤用其愛。因謂子太叔曰。為政貴合時宜。未可徒慕美名也。是不得不與子商之。夫鄭國之政。有我在則我為政。今既有疾。安保其不死。我死後。則代我者。非他人。子必為政矣。子若為政。毋曰寬則得衆。為布政之常經也。同一用寬。有用寬而民化。有用寬而民頑。非寬不足以服民。其德不足以服民耳。欲以寬服民。惟有德者能之。有德而寬。上也。若求其次。莫如治之以猛。猛非美德。而反易於服民。譬之水火。然夫最猛者火也。其勢猛烈。民一見而畏懼。誰敢犯之。惟不敢犯。故死於火者鮮焉。至寬者水也。水性懦弱。民輕狎而玩忽。忽則不避。惟其不避。則死於水者多矣。由此觀之。非謂寬不如猛。特因民之畏猛而狎寬。故覺寬之難以治民也。子細思之。勿忘我言矣

此。是太叔。疾。不如。猛。恨。

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

子。呼子產。為夫子。有無限思慕之意。是用寬之鑒。萑音完○萑苻音蒲

序講 子產既卒。鄭國果用太叔。繼子產而為政。當是時也。太叔非忘子產囑太叔之後。不久而卒。約計其寢疾。蓋有數月也。子產之言。特念吾雖不德。若一以猛治之。使民無所措手足。實有所不忍也。是以因循而仍行寬政焉。在太叔之意。本欲以寬服民。孰意為政太寬。民遂無所忌憚。鄭國向來少盜。此時則盜多矣。往往潛伏於萑苻澤中。而劫取人之貨財。太叔知之。自悔其用寬之失。乃嘆曰。子產之言。誠良法也。吾若早從其言。不致於此。既至於此。不得不行之以猛。但藪澤之地。戎車無所用之。因大興徒步之兵。以攻萑苻之盜。盜在萑苻者。盡擒而殺之。自此以後。他處之為盜者。即不能盡無。亦少止息矣。而死者不既多乎。倘早治之以猛。亦不致於多殺人也。

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糾音九。从斗不从斗

序講 時孔子在魯。聞子產之言。與太叔之事。因贊美之曰。善哉政之不可徒用寬也。政太寬。則民生慢心。民心慢。則當以猛政討之。而亦不可徒用猛也。政太猛。則民受殘害。民受殘。則當以寬政施之。寬猛二端。缺一不可。寬則濟之以猛。猛則

隨以相濟

此一段引詩之言以證寬猛相濟為一時並到可知若論政和之至寬猛二端都容不得在內

附攷子產為政初嚴民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民皆畏法盜賊屏息國無

濟之以寬不失於太寬不過於太猛則政治和平矣

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引證寬此句斷毋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引證此句斷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汔音肝毋無通憯音慘絿音求遒音由

詩大雅民勞之篇止語辭汔幾也康安也綏定也中國京師也毋同無詭隨是不顧理義而妄隨人為亂式用也遏止也憯曾也能順也曰四句又詩經商頌長發篇競強也絿緩也遒聚也古之遺愛謂有古人之風不能於今人中求之也愛謂愛人猶言惠也

序講 左氏引詩以證孔子之言曰今民亦太勞矣即不能大安之亦庶幾可以小安之是必先施惠於京師以綏定於四方有不畏明法者乎此四語者欲其糾之以猛也又曰無縱詭詐隨亂之人使無良有所警覺而知畏則寇虐輩有所遏抑而知止曾尚有不畏明法者乎此四語者欲其施之以寬也又曰遠者恩澤難遍則柔而撫之近者恩澤易遍則順而安之王室不自此而定哉此二語者是寬猛濟而平之以和也又商頌曰成湯之政得其中和不太強急不太絿而緩不太剛而暴不太柔而寬布行政教優優然而甚和則百祿皆來遒聚也味此四語則非第平之以和殆寬猛相忘而和之至也由仲尼之論而再徵之詩乃知子產囑太叔用猛非殘民也仍是愛民也故當時子產之卒仲尼聞之不贊其賢才不美其功烈但出涕曰古之遺愛也良有以哉

評曰子產告太叔寬猛數語即其平日為政全副學問如鑄刑書自謂吾以救世其出於不得已之意可見未嘗謂寬非善政必當從猛也曰其次曰難立言甚有斟酌奈太叔不從其言以致鄭國多盜而興兵盡殺不幾於始慢而終殘乎左氏引夫子贊子產之詞即所謂養民惠使民義二語之意正好與太叔得失相形及子產卒復稱為古之遺愛即答或問以惠人之意乃推見其苦心在於殺以止殺刑期無

惰民田疇墾治民樂其利又頌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此一段敘孔子攝行相事以却萊兵

齊魯雖講和結好而餘恨平欲困魯侯料夫子不能救解且以困孔子也使萊人者不居詐諼之名言此舉非出齊侯本意把齊君倒放在局外留個挽回地步

裔夸之俘以兵亂之句逐字分析對看明萊人必無到會之理言萊人到會在

刑此理尤非太叔所能知也篇中結構完密二人軒輊自見一唱三嘆饒有餘味

左丘明

魯公會齊侯於夾谷 定公十年

魯定公與齊景會於夾谷孔子攝行相事曰臣聞有武事者必有文備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古者諸侯疆必具官以從事請具左右司馬以行公從之

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於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

（惟禮可以為國 況勇生於禮勇而無禮則亂何犁彌不知此言 一語斬然 相音像俘音孚辟同避）

○夾谷地名舊名祝其今濟南府界內相相其禮犁彌齊大夫萊人齊所滅之國萊夷人也劫挾以制之也能左右曰以猶奉也士謂士師之官裔夷萊夷之裔也被擄之人曰俘命猶教也裔小也夏大也即諸夏華美也即中華也干犯也偪近也辟是去也

序講 齊魯累年窮兵各相侵伐以前魯兩侵齊齊亦伐魯西鄙至定公十年春月及至齊平與景公講和迨至夏定公會景公於祝其實其地即夾谷也是時孔子攝行相事佐定公以相會齊有大夫犁彌者言於齊侯曰禮與勇相反者也魯孔丘素稱知禮之人必無勇也君若使萊夷之人以兵挾制魯侯則昔之兩國交兵而未必勝者今可畢得志於魯矣齊侯從其計而用之孔子見萊夷之突如其來即奉定公退後而命所備士司之官以誅萊人因進言於齊侯曰兩君相會原以修好今萊兵之裔乃夷人也昔為公所滅俘獲之囚而敢以兵亂我之盟好且君襲桓公最勝之餘烈素以大義命諸侯今使萊兵若此非所以昭布於諸侯也且丘聞之小人不可以與大事裔夷不可以亂中華俘獲不可以犯盟兵凶不可以近好今夾谷會盟之地是華夏也而萊人謀亂之兩君相好以訂盟乃嘉會也而萊人干偪之有一於此已不可也而況四者咸具以是告於神而求鑒之為不祥內而揆之於德非義之所宜也外而示之於人非禮之所出也夫不祥愆義失德皆大慝也君必不出於此齊侯聞孔子之言知愧即揮萊人以去之

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

（盟詞先日定矣今加字又尋出事來亦借加之一字以責之）

○乘音盛從去聲還音旋

○加是加添句語於載書之內載書是盟詞也而汝也兵車小戎之車

齊君有詩多不是必無此理使兵擊之非但為魯亦為齊也此一段是敘孔子改正載書之盟載書高有和好舊詞特添三句於末明明以魯為服屬之國徵用其衆因前計不行又尋得志計借不返汶陽田來伴講以依命作詛語嚴詞中又不露跡奇絕此一段是孔子言不用享禮以兩番不能得志徒開罪於魯欲以享禮示敬了局不與晏子言偏與嬖臣梁其平地合載者為大車兵車之制凡車一乘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人御步卒七十二人將車者三十五人共百人也三百乘共三萬人也茲無還是魯大夫揖對揖神而對齊人亦必返汶陽之田加於載書返還也汶陽本魯之田為齊所侵者也供命如齊所命也

序講 齊人於將盟未歃血之先在盟書之上再加其詞曰凡齊有征伐之事師出齊境魯人當以三萬人隨軍是兵車三百乘也如其不然當如詛盟誓之禍孔子即使茲無還揖而對之曰兵車原出於田賦之中有田乃有兵車今汶陽之田是魯田也汶既侵而奪之無田是無兵車也今汝若不以汶陽之田歸還於我而欲以兵車三百乘以從汝者當亦如此詛盟之禍也神其鑒之

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秕音皮稗音敗夫音扶

○享獻也宴飲也享以訓恭儉兩君相見而具禮曰享梁丘據齊之嬖臣也犧象二酒罇名用於朝廟不出國門嘉樂鐘磬之屬樂之大者棄廢棄也穀不實曰秕草之似穀者曰稗昭明也鄆濟西也讙汶陽也龜陰龜山之陰也三處皆田之地名也

序講 兩君既盟之後可以歸矣而齊侯又欲用享禮以享定公孔子因景公之嬖臣以進言則其言之易入遂謂梁丘據曰齊魯二國故舊之國吾子豈不素知其事乎今我兩君不以兵戎而以玉帛相見會盟之事既已成矣而又欲行享禮是徒勤勞齊之執事也且享必有享之具犧象其所必設也但犧象之罇宜立於朝廟之上而不出國門嘉樂亦宜奏於朝廟之間而不可合於野外凡此皆禮也今夾谷非國門內之地而郊原野外之區若饗而必具犧象嘉樂之器則於禮又不合是欲成禮者而反以棄禮也若有不具則不成享是不有類於穀之未熟而草之似苗者乎是秕稗也因享而如秕稗則君辱矣因享而謂君棄禮則名惡矣吾於此籌之熟矣子何不圖度以告子之君吾又於享之名思之夫享所以合二國之好原欲以昭吾之德於人若享而君辱名惡是不昭也不昭不如其止而不享之為愈已齊侯因是以不果享焉且齊人來歸之後竟將鄆地汶陽龜陰三處之田仍歸還於魯矣

評曰 齊魯敵國也夾谷之會在既平之後何故又求得志玩犂彌知禮無勇之言全因孔子用魯起見欲試之以不測因唾儒者無益於人國耳孔子作用妙在具左右

丘據言口據與聞齊君私謀也既盟後從無享禮之例徒勞有司無益成享不成享二俱不可夾谷總非享之所茲無還止提一句汶陽之田而令三田并歸且不敘責魯三百乘齊侯欲求得志至是窮矣聖人過化存神之妙不可思議

附攷

定公名宋襄公子昭公弟也元年壬辰周敬王之十一年也是年冬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即汶陽之田乃先

司馬一着不然未必不為宋襄會楚之續也載書所加之語大約如澠池之會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口角若藺相如處此必責齊以三百乘從魯何等形跡夫子止令以供命作誓詞帶說汶陽不即不離間使齊君臣伎倆俱盡無可結局方思以享禮示欵又被說破則三田謝過自不能已矣後人力辯其無是事謂左氏過信豈定論哉

伍員諫許越成 哀公元年 員音閏

伍員姓伍名員字子胥吳之相臣吳越交兵越敗使文種求成吳許伍員諫之

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報檇李也（為報父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夫音扶下同椒音焦楯音盾稽音雞嚭音否會音塊）

○夫差吳王名夫椒山名在吳西南太湖中檇李地名吳地即今嘉興府越子名句踐楯牌也甲楯者衣甲楯之人也會稽山名種文種越大夫名也嚭伯嚭吳太宰行成求和也

序講 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報越檇李殺父之讐也遂乘勝入於越國越子句踐敗殘之餘止有衣甲持楯之士五千不敢與吳戰而聚保於會稽之山使其大夫文種厚賂於吳太宰伯嚭得倖於王以求和吳子亦因伯嚭之言將欲許之以行成焉

伍員曰（一言斷定）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先引格言重此句二句立局大旨此言過并吞之廣以下伏吳）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於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惎澆備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眾一旅能布其（不如過）（取證意重在此伏下文）

年陽虎奔齊而獻之田言來歸者齊人服魯用孔子也

此一段先敘吳與越交兵之故吳敗越越請行成之事

夫音扶下同

此一段是伍員止吳不可許越之請成因引少康之事以證之見少康弱而能復讐中興以喻越

澆都於過豷封於戈相音像下同

長音掌下同

少去聲下同

此一段言若許越請必成有後患

先四句言不可許成宜滅之

德而兆其謀以收夏眾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越大於少康

去上聲過平聲澆音嬌鄩音尋相音象娠音身惎音忌少去聲諜音牒牒音戲

○員子胥名樹猶種也滋長也過國名澆寒浞之子也斟灌斟鄩二國名相夏后名也緡夏君后也娠懷孕也竇穴隙也有仍古國名相后是有仍之女收正官名主牧養牲者惎毒也能戒是能防其毒椒澆臣名有虞是國名庖正官名主膳饈者除其害遠避也得免其患思虞君名妻配之以為妻也姚虞姓也綸邑名十里為成五百人為旅布宣布也兆始也女艾臣名諜伺其隙季杼少康之子誘以計引之所以為兆謀豷澆之弟戈國名也

序講

吳相國伍員諫於王曰越人求成不可許也臣聞凡欲樹德者如種樹之滋培而欲長養之則日見其美若欲去疾病必拔去其根而盡絕之方無後患何以見去疾莫如盡昔夏之衰也帝相既立權歸於有窮之君后羿帝相為羿所逐遂依於同姓諸侯斟灌斟鄩二國之間羿逐伐夏政而其臣寒浞又殺羿自立娶羿之妃而生子名澆與豷澆長浞使之滅斟灌斟鄩氏遂弒帝相相之后有仍氏方娠遂自竇穴中逃出歸於母家而生少康及長遂為有仍國牧正之官常以澆為惡毒恐不能忘已時刻防備之澆果使其臣名椒者求少康而殺之少康又逃於有虞氏為虞掌饍之官虞君名思者妻以二女是謂二姚因封之於綸邑僅有一成方十里之田有一旅五百人之眾少康乃能布其德澤而使謀恢復之計於是收拾夏之遺民以撫循夏之舊臣官職使其臣女艾間伺澆之行止又使其子季杼誘引澆之弟名豷者遂滅澆於過滅豷於戈恢復大禹昔日之功績以承有夏之後祀而配禹於天以享之夫少康之中興固為賢聖亦由當日過澆未能盡滅少康之故以驗去疾未盡之禍如此

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勾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讐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讐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讐以是求霸必不行矣弗聽

此四句總結上文大本事

○豐是盛大也壤彊界也食消也已止也有悔不及之意姬姓也吳是秦伯之後介連界也

序講

夫以少康之微而能以一成一旅之眾而恢復中興之大業以滅過澆以今日之吳較之其強大不如過澆天下之全以今日越較之尚有甲楯五千是大於少康也若不乘此時滅而取之反許其行成以保其國其後必至盛大而為吳之患難矣且句踐之為人也乃能親其臣民而務施其恩惠則不失人心而能得人矣能親臣民則不棄其勞而能成功況吳與越彊界相接壤世有征伐之讐今既入越是天以越賜吳而王若不取其國許以行成是存之也存之是違天也違天必有

澆於少康受去疾不盡之禍如被況吳於越其國敵大小尤有甚焉或許其成是欲去疾反用樹德之道欲求免禍豈不難於澆乎惑於宰嚭而許越成以致越日盛而吳日衰

此一段見吳滅越越必致滅吳伍員諫而不聽退而告人只得將憂國忠心一陣眼淚無處洒下止向局外人打算

附攷

吳泰伯之後越是夏少康之孫

定公五年吳伐楚越兵入吳哀四年越

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

大咎是長寇讐也今越雖保於會稽後必豐大異日王雖悔之不可及也王不許成是姬姓之福也若其許之是姬之衰亡可計日而待也況吳之為國介在蠻夸之地而長大寇讐之國以是而欲求霸而為諸侯之盟長其可行乎吳王竟不聽子胥之言而許越成焉

直是日見非是懇斷

○生聚謂生其人民聚其財賦也教訓者教以戰陣訓練士卒也

沼池也為越遊觀之所

序講　伍員見吳王不聽其言而許越和因退而告人曰吳必為越所滅矣使越得志十年之中生其人民聚其財賦則人衆而用足又十年之中教其民以戰陣訓練其步伐則禮義明而兵戎習以此報會稽之恥二十年之外勢必滅吳而吳之宮室宗廟其將為越之池沼乎

評曰　吳之伐越為報父讐正謂不共戴天之義即滅其國殺其君不為過也奈為宰嚭所惑許其行成以致養虎遺患當克而存之自滅其宗廟社稷不如勿報也伍員老練謀國計出萬全不以大義為諫單就在利害上立論知夫差既惑不足與言大義也篇中將樹德去疾二句作綱領語意雖有主客並提相形益見引過澆一段為去疾不盡之戒可為明切澆恃力不德取以為比越俱有深意復言勾踐有布德兆謀本領決不相忘若吳欲圖遠功必除近患無非冀其戢雄心而自顧其國也乃猶不悟則吳為越沼可以計日而待一字一泪讀之愴然

是年句踐入臣於吳次年放之歸國獻西子於吳吳王不備越而圖霸中原會諸侯以匡周室越用范蠡陰謀乘虛伐吳屢敗吳師至元王三年越遂滅吳去

王允嘗死子句踐立吳王闔廬伐越句踐禦之大敗吳師於檇李靈姑浮以兵擊闔廬傷足將指取其一履還卒於陘子夫差立使人立於庭凡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你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伐越

國語

此一段敘先王之制自有一定之用

難音赧 分音混 好去聲 分音忿

成行之時二十二年

周襄王拒晉文公請隧

左丘明

初周襄王居鄭狄人伐鄭王德狄欲以狄女隗氏為后富辰諫不聽狄后立而通於王弟叔帶王出狄氏狄人攻周王出居於鄭次年晉文公滅帶而襄王迎周以定周室晉有定襄王之功故王賜之田晉文公辭之而請隧焉

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郟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服之餘）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此句結上生下）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九御（不過足用而已）外官不過九品（連用以字八九個見有許又見至用處）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始入）亦惟是過九御（帶一生字且為伴說）本題又服之餘）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惟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勞去聲 隧音遂）

郟洛邑今河南郟縣也費予也以酬功也隧掘地通道曰隧天子葬禮諸侯則無之規為員之器方四方也甸服王畿之內百姓百官也兆衆也不庭是不臣服之人當征不虞是猝至之事當備賴利也九御即九嬪王宮中之婦官也九品即朝廷之九卿也上天曰神地下曰祇厭足也縱恣也

序講 昔周襄王因狄難居鄭晉文公初霸遂平狄亂而安定襄王於郟邑王以晉有勤於王室文公有安定之功而賜以陽樊溫原攢茅四邑之土地而文公之意不在此也辭而不受又自恃有定襄王之功而請行隧葬之禮隧者宮中掘地以通於墓道此天子之禮也周室雖衰王猶守先王之典而不許其請因以先王之制告之曰昔我先王文武受天命而有天下四海之內雖盡屬於周而王畿之內不過四方規畫千里之地而已千里之內皆為甸服所出稅賦其用甚繁上而祀郟獄瀆以及丘陵墳衍之百神賴之以供祭祀之費下而百官兆民有頒祿補助之費或有遠方不安服之臣以及倉猝不虞之外患有出師守禦之費皆賴此以預備之皆千里之內甸服之所供也至於千里之外四方之地列爵為五等列土為三等皆以均布於公侯伯子男之國使之各有安甯之居處以順上下尊卑之分共相和好不萌侵伐僭妄之心自無有災害以及之矣先王之意豈有私利之心故即以先王之自奉言之內而有嬪嬙之官不過九御外而有輔導之官不過九品取其足以供給天地神祇之祭祀而已至於耳目之聲色心腹之嗜慾使不制之因有其極若求其厭足而恣意以逞勢必撓亂天下之法度矣先王豈敢出焉先王均天下之大利而無私利天下之心無不同於人也而王之所以不同於公侯伯子男者豈有他故亦惟是死生之間其所衣之服所用之物采色文章之不同所以明貴賤辨等威者止此數事以之君臨天下居百姓之上而服物采章之有輕重者因以昭布之使各守其分而不致有僭越凌替之患從古帝王皆然何嘗有異此先王之制如此者也

此一段言隧不可許非愛吝意言晉雖受私賞心中未嘗不知其非惡我行賞之不當非我吝而弗與也若從晉侯之請則與者受者俱不能堪此一段申言不與隧之故後四句言晉不為天子未可用隧禮朝音潮下同

此一段言文公不必請隧若先王句言無以嗣先王以臨長百姓有地而隧句

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予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予一人予一人豈敢有愛也○守府猶言守府藏之人也不佞自謙之詞勤勞也天子稱同姓之諸侯曰叔父班分也大物謂隧也憎惡也愛吝也

序講 今周室不幸有狄人之變是天降禍災也予內外無親煢煢一人亦不過倖守先王之府庫而已又因予不才以致勤勞叔父奠安周室我之感德不可言已於是錫之土田以酬其安定之功亦足云報矣奈何辭而請隧不知此隧禮是先王之大物也安定予一人是叔父之私德也若竟以隧與之是用先王之大物以酬勞其私德非獨予一人不敢班即叔父聞之實因憎惡以是為我之罪矣豈予一人愛此隧禮而不以與之乎

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予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若猶是姬姓也尚將列為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先民猶言前人也玉即諸侯所執之圭堯典所謂五玉二帛是也佩玉所以節行步君臣遲速有別改玉者改所執之玉謂為天子也行行事也改行者謂必改玉方可以改行事也意謂晉侯尚在臣位不宜僭用天子之隧光明也裕寬廣也更易也改物如改正朔易服色之類謂革先朝之舊創是造庸用也為造作制度自著其功用於天下是定本朝之法縮收也備物謂死生之服物采章辟戮也裔土猶言荒遠之地也大物即備物也

序講 古之先民有言曰能改執玉者必改其行蓋既改執其玉而踐天子之位則所行之事自無不可改者況此隧乎叔父若能寬廣其大德則更姬氏之姓改姬氏之物另自創造制度以大其用於天下豈獨一隧之制凡所備之物以鎮撫其百姓者叔父皆可縮取而收之予一人亦當遜位以避即遠方荒裔之地又復何辭如其不然由是文武之後姬姓之天下也則叔父亦仍列在諸侯以匡復先王之職業則隧道之禮未可改其制以與叔父矣

叔父其茂昭明德則物將自至予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為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予安能知之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還音旋

○茂勉也大章即隧也忝辱也

悉聽自制為隧不待請也以冷語作餘波悄甚

附錄

周昔賜胙於齊桓公特命毋拜桓公曰天威不遠咫尺敢不拜晉文雖有定王室之功王賜以陽樊溫原攢茅之地所酬亦厚矣乃越分而請隧焉其不逮齊桓遠矣譎而不正莫此為甚王之不許詞嚴義正先王之典型凜然其未衰也

此一段是敘公父文伯見母之勞而欲其逸故敬姜下文生出勞逸之論不能

序講 叔父若必欲以一隧為榮亦惟有勉勵以昭明其明德則天與人歸大物不期而自至矣豈獨一隧之為哉予決不敢以叔父安定之私勞遂變亂先王之大典以辱天下設使我若許之則先王在天之靈當厭棄予一人臣民百姓皆憎惡予一人又何以復臨民而出政令也哉叔父若不畏先王之制而必欲此典則叔父自有其地而自為隧之予一人安能知之又何敢以禁而叔父又何用請為也文公懼遂不敢請因拜受所賜之田而還晉也

評曰 晉文公以納襄王而安定之自以為有殊功當受異賞如周公得用天子禮樂之例時年又逾六十有二故不請當身之榮而請死後之寵也故請隧焉論者以為寖窺大物之漸似覺太過殊不知先王封建本為屏藩王室靖王室之禍難非異人任陽樊溫原攢茅之賜出於不得已在晉文不但隧不當請即地亦不當受也故襄王緩緩把先王封建說起意謂諸侯之國土無一非天子之封地若有功而必割甸服之壤以為賞勢不能給而況頒死生之服物采章使天下有二王乎自是以下一段緊過一段總言不為天子必不可用隧禮意反復奇肆當為絕調

敬姜教子逸勞

左丘明

敬姜公父穆伯之妻文伯之母也穆伯季悼子之子平子之弟桓子之叔康子之從叔祖也愛逸惡勞人之常言文伯欲母之逸敬姜訓子以勞勒婦之職教子之嚴守古之訓廣先之德宜聖人許之以節禮蓋勞則思善逸則思淫二語誠格言也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也其以歜為不能事主乎其母嘆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吾語女

起句使有安逸之意

可見當日世族

俱是安逸之人

子言家母言國的有關係

父音甫朝音潮歜音觸女音汝

○公父文伯魯大夫名歜季悼子之孫公父穆伯之子也母敬姜也績是績麻也主是指母干犯也季孫季康子也怒責也童是年少頑痴也備具也官是為大夫也居坐也又止也

二字就不能養上說文伯為人子不可無此言敬美下此狠語令人失驚此一段概論不可以不勞之故勞字是一篇之綱言處民所以當勞之故勞民所以擇瘠土之故王音旺夫音扶處上聲下同此一段言天子之勞以治天下愚按下文各敘出朝晝夕夜則此段朝日夕月不應屬春分秋分即所謂地德天刑亦言每日之刑賞如此若依舊註則本文以日中繫春

北溪大全集卷三十

序講 公父文伯朝於魯君因退而朝其母見其母方績因言於母曰勤勞之事乃貧賤者之所有事也但人各有體事有所宜以享安富之福而母猶從事於績獨不畏季孫知之謂歟之不能奉養其母而猶勞若如此以犯季孫之怒乎其母喟然歎曰嗟乎安從得此亡國之言也凡國將亡則多任非其人今魯以年少之童承徒備官職而所有致治之大道曾未之聞國而盡如魯亡無日矣汝其壯而坐之吾語汝以勞逸之道而聆之（勞之敬美之主論大道也）

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忘善則惡忘生惡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瘠音即長數的是冒踢出聖王擇居瘠土之故）**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忘生**

王之王音旺沃音屋處俱上聲嚮音向

○瘠是瘦也磽薄也淫是縱佚也沃是肥美也不材是無用也

序講 敬美曰今子欲我逸而不致我勞也是亦未聞古昔之訓矣在昔聖王區分九州以處萬民每擇磽薄瘦地以居之憂勞其民而用之故能長久以王天下而不致於亂夫聖王何以必處民於瘠土而欲勞其民乎凡以欲民之善也由是推之蓋民勞於事則思儉約而無奢侈之念故善心日生焉逸則身心放佚放佚則不知有善而惡心日起焉此聖王所以欲勞其民而處民於瘠土也獨不觀地之沃者則所產厚而民多不才非民不材也由於淫也地之瘠者則所出者薄薄則民思善莫不嚮義非獨民嚮義也以其勞也由是處民以瘠土而勞其民者此蓋聖王轉移天下之大權也以是長王天下不宜乎

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大史司載紃虞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朝音昭盛音成）

大采五采之衮織也禮天子於春分朝日服五采以聽政朝日者示有尊也祖識習知也師尹大夫官也惟陳也旅眾士牧州牧相國相宣徧布也序次也民事及民之事也皆所當考也少采三采之黼織也禮天子於秋分夕月服少采夕屬陰故言月焉司載謂馮相氏保章氏與太史氏相偶也紃共也虞敬也刑法也天刑黼殺治陰教也監視也九御即九嬪之官主粢盛祭服者即就也

序講 夫言勞則無人不當勞亦無時不當勞上而至於天子下而至於士庶內而王后以及士庶之妻未有不以勞而能有成者也是故以天子言之不敢以天子自安也於朝日則服五采之衮織以視朝蓋朝屬陽則與三公九卿習知地德之所以廣生以順其春生之意焉朝過而日中矣則又與百官考政之得失以致師尹也惟旅也牧與相也無不各宣徧而序次之凡以為民事也日中過而夕矣至於夕月則服三采之黼織以視朝蓋夕月屬陰則與太史司天文之官共敬天法考其行度察其災祥因以明刑以順其秋殺之意焉至日入而退朝可以安矣而猶必鑒視嬪御之宮官使潔奉粢盛以備禘郊之祭焉是一日之間無有寧刻而後即安此天子之勞如此

分日入繫秋分說不去矣此將天子一講見得貴為天子尚不敢逸而況下此者乎

此一段言諸侯之勞以治一國

此一段卿大夫之勞

此一段言士之勞而不敢逸也

此一段言庶人之勞已上自天子至於庶人各有其勞

夫音扶

此一段言王后以下及庶士之妻各有其勞俱在織上分別

夫音扶

朝音潮

為音位

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即安。朝音昭 慆音滔

○業是事也。命猶令也。典常也。刑法也。儆戒也。慆是性也。

序講 夫諸侯承天子之命以有國者也。天子如是其勞。而諸侯尚敢以自逸乎。於是朝修天子之事令。晝考察其國之所職。夕省視其國之常法。至夜而申儆百官。使之無有慢慆縱佚。而後即安焉。此諸侯之勞如此。

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庀音否 ○庶衆也 庀治也

序講 卿大夫又受命於諸侯。以輔其國者也。於是朝考其在公之所職。晝講其所應之庶事。夕序其事業之當否。此皆國事也。而卿大夫則有家者也。至於夜方得治其家中之事。而後即安者。此卿大夫之勞如此。

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復習。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初服官者曰士。貫習也。復覆也。計省也。憾恨也。

序講 士則始有一命之榮。而初服官者。朝則受事於朝。晝則講貫其事。而續行之。夕則復習之。夫士未求有功。先求無過。至於夜則總計其過。可以無憾於心。而後即安。此士之勞如此。

自士庶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庶是庶人也。明是天明。動是勤勞動作。晦是暗也。夜也。休是休息也。怠是惰也。

序講 夫士至於庶人。上無國家之責。下無職業之守。似可以逸矣。而總為身口之計。猶必天明而動作。日入而休息。終日勤劬。不敢怠遑。此庶人之勞如此。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盡乎人矣。自朝以至於夜。盡乎時矣。無不各有所勞。而或者曰。此猶男子之所宜然者。不觀諸王侯以下之人乎。

是故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紞音亶 紘音宏 綖音延 朝音潮 ○玄黑色。紞冠之垂前後者。紘綖冠之飾也。卿之妻曰內子。大帶緇帶也。緇黑紺色也。大夫之妻曰命婦。祭服玄衣纁裳。列士元士也。庶士是下士也。

序講 夫婦人不與外事。紡績織紝。其所有事也。是故天子之后。則親織玄色之紞。以為冕上之飾者。公侯之夫人。既織紞。而又加以冠之垂於前後者。是為紘綖。卿之內子。則織所以束身者。是為大帶。大夫之命婦。則成玄衣纁裳之祭服。元士之妻。既成祭服。而又加之以朝覲之服。自庶士以下。以至庶人之妻。無不各勤績紡。為夫製其衣。皆有以衣之。此婦人之勞於內者又如此。

此一段引古制先王之訓以見其勞男女上下不敢逸也

此一段方正訓文伯之不勞而左丘明復引仲尼之言以斷之下位比上位其勞尤當加倍破他以獻之家句勸母自安則已之喜於自安可知所以不足承君之官也

附錄

敬姜乃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穆伯姪孫敬姜年已七十矣

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社祭名。春分秋分逢戊日祭社。賦分布也。事是農桑之事業。冬祭曰烝。獻功是告事之成也。績功也。愆過也。辟罪也。君子指在位之有職業者。小人指在野之無位者。泆佚樂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舍音捨）

序講 前此猶一日之勞也。積日而成歲。於是當春社之時。各分布其所職之事。至冬祭之時。各獻其所執之功。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無不各效其一歲之功績。倘有過愆。則罪責及之。此其制不始自今日也。從古已然矣。是以在上位之君子。憂勤國政。以勞其心。在野之小民。手足胼胝。以勞其力。此先王之訓也。自是上至天子。下至庶人。雖欲縱佚其心思。以少休其力作。又誰敢哉。而女何未聞之也。

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予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婦人夫死曰寡。下位是下大夫。辟罪也。冀望也。修儆也。進也。穆伯是文伯之父名。承奉也。）

序講 夫不敢淫心舍力。凡人當然。而況我與汝乎。今我寡也。而汝又居下大夫之列。其朝夕處身作事。孜孜敬戒。雖什伯於人之勞。猶懼不克以承先業。惟恐一時一念或忘先人。以隳其前業。況敢有怠心以墮其事。則何罪之可逃。吾不止望爾之自勞也。尤望爾以勞勉我。其朝夕進而儆我曰。先人創業之不易。雖不克光大之。必其無廢。是吾之所望於子也。而今反曰胡不自安。是子尚欲我之安。而子不肯自居於勞可知矣。以是心而承寡君之官。則百事求逸。逸則忘善而惡心生。刑辟必及之。爾不足惜。吾甚懼爾父穆伯之絕祀也。以是言之。而可不勞乎。仲尼聞敬姜勞逸之論。因謂門弟子曰。弟子其謹志之。如敬姜者。可謂不自縱佚者矣。是以左氏末引孔子之言以贊之云。

評曰 通篇握定一個勞字。生出無數議論。其言聖王處民。擇瘠土之說。人疑其與富教正論不合。不知敬姜全為治心起見。所謂勞則思一段。發前人所未發。蓋心有所用。則不暇於慆淫。夫子所以有無所用心之戒。古人治家。常使婦人羣聚一處。織紝為事。不但課功。兼以杜淫。亦此意也。但以婦人教子之言。豈宜

康子往見之立於中門之外敬姜立於中門之內康子隔簾下拜而與之言各不踰門限也其老猶守禮如此文伯死內人哭之哀妾有從死者母謂子死士大夫無哀慟者獨婦妾殉之是簡賢而好色宜其死也其明識又如此可謂賢矣

此一段是舉一貧之可賀者以為驗

夫音扶

行音幸
難音赧

現身說法故借聖王處民之道而以勞則思逸則淫二句分出善心惡心作籠統語中段把天子以至庶人王后以至命婦各有當勞處逐一分別臚列見得世界中無論為何許人每日自朝至夜無一刻可容其淫心舍力亦以見舍力與淫心相因而起也末段以已之當勞兼戒其子之承官全在我寡句着眼而以爾在下位加一又字帶說其意可見夫子直贊其不淫明知其以勞治心之法不在事功上較論矣此意非章句之士所能解

叔向賀韓宣子之貧　　左丘明

叔向姓羊舌氏名肸晉之賢大夫韓宣子名起性廉潔為晉卿而貧叔向賀之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奇文　賀其貧　既借晉事妙　此是言貧　德字是通篇眼）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其官不備其宗器宣其德行順其憲（此是貧之宜賀此其德可布於本國者）則使越於諸侯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於難（自此是言德此其德而施於鄉國）行音幸　難音赧

○二三子是晉諸卿何故疑其以可憂者為賀欒武子名書是晉卿百人為一卒官不備句以祿薄不能備官即助祭之員猶不滿也越是發聞也刑即憲則疚病也難有德當免患

序講　晉大夫叔向見上卿韓宣子宣子自憂其貧叔向曰夫貧美德也敢以為賀宣子訝之曰居官而致卿位可謂尊貴矣彼衆公卿皆貴且富吾但有卿之名而無卿之實不足以供賓客往來之用難與公卿大夫為伍無與二三子周旋吾是以憂而不能釋子反賀我其何故歟叔向對曰子謂為卿必富貴乎不知卿之貧而足法者正自有人也昔欒武子晉之上卿也觀其家無一卒之田察其官不能備宗廟之器貧乎不貧乎然宣其居官之德行順其朝廷之顯則上使越聞於諸侯而諸侯親之不但諸侯即戎狄亦懷之以大正於晉國晉國不攸賴乎故遭厲公之變以其德行素著不及於難由是觀之則平正可賀矣

此一段言欒黶移恣而殃及其後嗣有德者不但保當身兼可以庇後人無德者雖當身幸免亦必貽禍於後即有蓋愆之子不能自存難音赧下同

此一段又舉郤氏富侈無德而亡其宗以為驗

三軍與上文一卒字面對看

此一段終言宣子拜叔向之賜賀貧也貧不足賀所以賀者以其有武子之貧

及桓子驕泰奢侈。貪欲無藝。略則行志。假貸居賄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而修武之德。可以免於難。而離桓之罪。以亡於楚。

難音赧下同 ○ 桓子名黶。欒武子之子。貪欲無藝。是無德而惡貧。略是忽略。則是典則志。是貪欲之志。假貸借也。借與民間以取其利居。蓄也。而聚蓄之於家。懷子名盈。桓子之子。離同罹。亡逃也。

序講 以武子之賢自宜垂訓無窮。而孰知其不然。及其子桓子。不惟不貧。而且驕奢肆侈。既驕奢則貪念生。既肆侈則慾心熾。其貪欲遂至無窮極。又復不顧犯法而行。貪欲之志。又復假貸以蓄聚其賄利。宜其身及於難。而難竟不及者。賴武子之德。猶在人心。故僥倖以沒其身。可見貧之可賀。不獨及其身。又庇及其子也。及桓子之子懷子。知父之行不善。而幡然改之。念武子之德。當修而奮然修之。宜可以免於難矣。奈其父之罪重大。而子雖可免。而蒙父之罪。終不能免。以致逃亡於楚。可見不貧之可弔。雖不於其身而終及於子也。

夫郤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於國。其身尸於朝。其宗滅於絳。不然。夫八郤五大夫三卿。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惟無德也。

夫音扶下同 郤音却 於朝音潮 一朝音昭 ○ 郤姓。昭子名至。是晉卿寵。是榮貴。泰是驕慢。絳是晉國都。藉富寵而驕人。較之因驕而求富者。尤甚殃及通族。較之貽禍於後者。尤甚。三卿。是郤至郤錡郤犨。

序講 夫欒武子之貧若此。反足免子之殃。桓子之富若彼。反足以貽子之禍。則知富之不可恃矣。不觀夫郤昭子乎。論其富。則半於公室。論其家衆。則半於三軍。既恃其富。又恃其寵。以驕泰行乎國中。自以為身泰而宗亦泰也。未幾而問其身。則尸戮於朝。問其宗。則盡滅於絳。斯時求為貧人。豈可得乎。若止昭子一人。猶曰榮寵未大耳。而昭子之宗貴列於朝者。則又八郤矣。三人為卿。五人為大夫。其榮寵亦大矣。根據既深。似難搖動。乃忽然俱滅。無德之富。全不可恃。亦無有人哀之者。此何故。惟無德也。無德而富。則富可弔矣。

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為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逮。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

此三字活甚 ○ 此又破他憂字 ○ 句法 ○ 答之言以存之非起一人之幸又作一曲 ○ 反偪 ○ 真奇文 ○ 結住得老 ○ 桓叔是韓之始祖

或能其德可以保身而存後也若憂不在德而在貧勢必棄德續貨為郤昭子之續滅亡而已

附錄

晉文公弟桓叔子萬封於韓故為韓氏韓歷世為晉卿多賢臣厥孫起貴而貧故叔向賀之其後韓處與趙藉魏斯三分晉地是為韓國

此一段言楚不以白珩為寶惟以賢臣為寶

序講 觀于昔日之事而知吾子今日之可賀矣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又有武子之德矣是以賀子子若不憂德之不能進而徒患貧之不足則吾將弔子之不暇何賀之有宣子聞言而感悟因再拜稽首而言曰旨哉貧而有德必存富而無德必亡今起也而愛貧是亦將亡之兆也賴子之賀而存之即其言可以保當身非獨起一人尊承君賜其自我始祖桓叔以下守其言可以全宗族皆拜嘉吾子之賜矣敬加勉修厥德不復憂其貧矣

評曰 叔向賀貧借一賀字逗出德字來以為勸勉故引欒郤有德無德禍福之應做個樣子其意以為宣子有欒武子之貧若無其德亦未必可以免難而庇宗況又引貧為憂乎此因事納忠詞甚峻厲非言空空一味貧便當賀作寬慰奉承語也是故宣子憂貧本是計利而叔向却為之計害覺卿大夫柄政無一非禍機所伏以欒武子之德宣及中外只討得免難二字便宜其餘則逃亡刑戮或滅全宗所謂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無害即是利也不知其所當憂將改賀為弔矣宣子聞言以存亡為謝且謂全宗受賜豈溢詞哉是一篇極正當文字舊評為何認做翻案看且篇中伏一德字作眼目看他講欒家三世有許多轉折講郤家一門只是暫時鬧熱可謂極盡人事天道矣後柳子厚賀王參元失火書從此學去奇創一樣

王孫圉論楚寶

左丘明

王孫圉楚大夫周敬王九年晉定公初立楚昭王使王孫圉聘於晉定公享之

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

此一段又叙賢臣左史是其有輔本國之才故

此一段言楚以地利為寶是其所生之物有賴於國亦為寶已上止就楚國論所寶如此白珩之問至此登對已畢

倚相之相音像

夫音扶

此一段言國家有用之寶有六不在玩物以終之此

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相音像 幾音已 ○ 趙簡子名鞅晉卿白珩是楚之寶玉。

序講 楚昭王使大夫王孫圉朝聘於晉。定公加享之。時有晉之上卿趙簡子佩鳴玉以行相禮是使賣弄有寶也不問楚國之政民人之風乃卒然問曰吾聞楚有寶曰白珩今猶在乎對曰尚在簡子曰其為寶也所值幾何對曰白珩雖有之不賞以為寶也吾楚之所寶者惟賢臣耳楚有觀射父者能作訓誡之詞是其有交鄰國之才以行事於列國諸侯皆服其詞令之善能使我寡君無過失焉。

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於楚國。相音像 惡音霧 ○ 叙是叙次物事也上是天神下是地祇總謂之鬼神順道其欲惡通鬼神之情所為賢也

序講 我楚國又有賢臣左史倚相能道古之訓典朝夕獻政事之善與敗於寡君使君戰兢惕厲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有禮悅乎鬼神順道其所欲而去其所惡使為神者無有怨疾於楚楚國實攸賴之此二賢臣者實吾楚國之貴寶也。

又有數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龜珠齒角皮革毛羽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所以供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數音奇 白法參差交鄰國之所資 觀射父恰用得着 皇神本國鄰國俱有益 總結 好去聲相音像 夫音扶 玩音頑 ○ 皇大也玩則非有用之物矣

序講 楚有賢才固政事之所由也。又有二數曰雲澤夢澤。連接於徒洲。其地廣遠生產甚多。若金若木若竹若箭皆其地之所生也有龜焉取之以卜吉凶有珠焉取之以禦火災象有齒可以為弓弭獸有角可以為弓弩虎豹之皮可以為裀褥弓韌犀兕之革可以為甲冑鳥之羽以飾旌旄牛之尾以注竿首皆所以備兵賦之用以禦國之不測者也凡諸事物皆所以供幣帛以肅賓主之道而享於諸侯者也若遇諸侯之好會以地之所生而幣具焉而又導以賢臣之詞令或有不虞之備而悅神有倚相皇神自相助之矣既有賢臣以佐政又有地利以備用則寡君可以免罪於諸侯而楚國之民得以保安矣此則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不過先王相傳之玩器也何寶之足云。

國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蔭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憲臧否。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

處補出玉之有用於國者為寶非白珩之玩可比立言毫無滲漏水旱臧否火災兵亂根上戒不虞句山林寶之根上備賦用句簡子將寶賣弄一番只討得個當面搶白羞殺

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譁囂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相音像臧音庄否音庀藪音叟譁音華囂音僥○輔相指觀射父左史倚相二人之類玉指祭祀之玉龜珠金玉本是一類上文既言龜珠金可寶若遺却玉似涉於有意折駁譁囂聲喧也指簡子佩鳴玉而言

序講 圉聞國家之寶有六而已一曰聖聖人能節制酌議凡百之事物以輔相國家則貴重而寶之二曰祭祀之玉以之事神神必享之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或水或旱之災則貴重而寶之三曰龜卜之足以憲藏否之兆則寶之四曰珠懸之以禦火災則寶之五曰金以為兵足以禦亂則寶之六曰山林澤藪之地其所生足以備財用則寶之圉所謂楚國之寶在此六者若夫白珩不過玩物如子之鳴玉特譁囂之美耳楚雖僻在荊蠻實不能寶之以為中國之羞也

評曰 此篇惟把箇寶字看得十分鄭重語語歸本於有益國家之意不寶白珩而寶賢人此正是惟善以為寶也又有雲連徒洲為寶俱從國家最關係立論故其言人則曰能言物則曰所以曰足以其意以為若有益於國家不特賢才當寶即龜珠金玉山林藪澤皆可資之以為用本不相妨何待相勝亦不必去彼而取此但不可以耳目之玩謬稱為寶洵千古創闢之談亦千古平情之論也王孫圉欲折倒簡子故周匝至此若單言寶賢不言寶玉便是一碗餿茶飯如何勸客反招迂腐之嗤矣又妙在逐件數來有原有委分而又合合而又分既明疏自己又暗射他人他將數樣寶串作一片句法參差歷落段法長短不齊最有紀律之文所以為至文

左丘明

范蠡滅吳

范蠡是越臣昔魯哀公元年吳敗越王於會稽請成於吳夫差許成得返越國其大夫范蠡生聚教訓以致富強吳王不知備也哀公二十年吳王會盟於齊晉魯以匡周室越乘盟而伐吳殺其太子及次年又大敗吳於五湖其兵三戰三北二十二年越兵入吳國吳王懼使大夫王孫雄求行成於越范蠡諫不許

此一段言吳之請成范蠡諫之不可許吳成

夫音扶

好音浩

夫音扶

此一段言人事見吳之當取

十年謀滅吳若許其前功盡棄言吳之害必不可存只拏定不許成當自滅也

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使王孫雄行成於越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今君王其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為之庸。得時弗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

乃是禍本　行成之詞此正　此言天時　反激妙　帥音率會音　魄蠡音呂　○賢良即親

信之人。猶越之君子軍也。重祿。大臣也。姑蘇。臺名。越伐吳三年。吳師既潰。保於此臺。王孫雄。吳國大夫。圖。度也。諸侯自稱曰不穀。庸。用也。形。乃天形。有轉旋晦明之意。節。期也。反。即退也。言天轉以與人之期。大約不過五年。先人。是古之賢人。

序講　吳王夫差屢敗於越。自知其不能勝越也。於是帥其左右親信之人。即昔日所謂賢者。與其重祿之大臣。悉保於姑蘇之上。亦猶越之棲於會稽也。因使大夫王孫雄。以求成於越。而布其詞曰。昔者會稽之役。問罪於越。在昔之賀戰功者。孰不曰天降其祥。吳之福也。由今以思。非福也。是上天降禍於吳。因以得罪於會稽。今君王其為不穀圖度之。不穀亦請如昔日會稽之和。以赦其罪。不穀之願也。君王其有意乎。越王之意。將欲許之以成。范蠡進諫曰。臣聞聖人之建功也。必因乎時。蓋以時不可失。是以用力少而成功多。倘得天時。而不以成事。則自誤事機。而天形亦有晦明轉還以與人之象。所以諺云。天道好還。無往不復。況天道五年而一小變。其反復報應。大約不出五年。間有不及五年而即反復者。其凶猶小。有踰五年而尚未復反者。其凶更大。夫往事者。今事之鑒。今事者復事之師。獨不觀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蓋即以所執之柯。而得其新柯之則。此亦事之甚近可鑒者。今君王周姑息之仁。優柔不斷。臣意君忘會稽之恥可也。君豈遂忘會稽之事乎。越王曰。諾。子言是也。吳成其未可許也。

使者往而復來。辭愈卑。禮愈尊。王又欲許之。范蠡諫曰。孰使我早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乎。夫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王姑勿許其事。將易冀已。王曰。吾欲弗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

此言人事　言成事正在　頃刻之間　已委制執事矣　早朝音潮　夾音扶　○晏。晚也。三江。禹貢注。松江婁江東江也。五湖。即太湖之別名。中有菱湖游湖漠湖貢湖茸湖。故謂之五湖。皆在吳越交界之地。非非是洞庭鄱陽之五湖也。冀。望也。是無詞折之也。

序講　王孫雄因越王未許求成。而必欲求成。於是往見吳王。復至越軍。其請成之詞。較前愈卑。其見王之禮。較前愈尊。王聞其詞。見其禮。又欲許之。范蠡再諫曰。王之勞心焦思。卧薪嘗膽。朝極其早。罷極其晏。孰使我如是。非以吳之故乎。且欲

此一段又引天命以示吳之必取越示必戰之意不受是不聽天命矣越今不敢復為吳之不受所以尊天命也此一段是王孫雄以天理喻范蠡因范蠡上文言天命即以人災當恤之義責之蠡又以兵為助虐欲其緩攻得求成也此一段范蠡欲拒其辯自甘卑薄言我生長此鄉不聞義理與禽獸同雖有善言非所知也

强國者在擴地。三江五湖者利之所從出也。其與我爭此利者。非吳之人乎。況今日入吳不自今日始也。其生聚教訓謀之不翅十年。若許其成。是一朝棄十年之功也。可乎不可乎。王姑勿許。其事之易成。固可在頃刻間也。王曰。事勢如此。吾亦欲弗許但對使者而難於辭。子其為我對之。

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枹音浮 ○鼓。軍中所以進兵者。枹。擊鼓槌也。

序講 范蠡乃左手提鼓。右手援擊鼓之枹。以示必戰之意。而語王孫雄曰。昔會稽之棲。天禍越國。是上天委制於吳也。而吳不受。今吳棲於姑蘇。是天以吳賜越。而復其禍也。夫天不可違。天與不能取。反受其咎矣。今子之請成。是受其王之命也。我君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子雖請成無益者也。

王孫雄曰。子范子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為虐。助天為虐者不祥。今吳稻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為虐。不忌其不祥乎。呼息聞其聲 ○稻。是穀也。蟹。食盡也。言天以飢行虐。歲荒之甚者也。

序講 王孫雄呼范蠡而告之曰。子范子。古人有言曰。無助天為虐。何也。蓋以助天為虐者。在已為不祥。今吳值歲荒。而又兵連禍結。以致稻蟹俱不遺種。夫稻不熟。今歲之荒也。致不遺種。則來歲尚未可知。是天虐我吳也。而子之不許成。將助天為虐矣。獨不忌其不祥乎。

范蠡曰。王孫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於東海之陂。黿鼉魚鼈之與處。而鼃黽之與同渚。予雖靦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諓諓者哉。是無賴語使人無可奈何 鼃音蛙。黽音問。靦音忝。諓音尖 ○不成子。謂越先世卑小不成為子爵也。濱。水際也。近也。澤障曰陂。鼃黽。蝦蟆也。小洲曰渚。靦。具面目也。諓諓。猶言煩絮多言也。

序講 范蠡亦呼雄而告之曰。王孫子。子亦知吾越肇封之始乎。昔吾先君之分封於周室也。其地甚小。不及五十里。固不成其為子國也。而又濱於海陬。惟與黿鼉魚鼈鼃黽之為鄰。予雖貌似人形。而衣服之不同。言語之各異。不猶禽獸乎。又安知是諓諓煩絮之詞。

此一段王孫雄再叙前言一遍言范子既甘露不祥何苦多言但越王未必至此

越王未戰而吳已潰極爽利極伶俐總是一味辣手此一段言范蠡不爵而歸五湖是急流勇退全身遠禍之智

會音愧
分音忿
夫音扶

王孫雄曰。子范子。將助天為虐。助天為虐不祥。請反辭於王。范蠡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使者辭反。范蠡不報於王。擊鼓興師。以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

序講 王孫雄知請成不可。憤急不復多詞。惟一言以盡之曰。子范子。將助天為虐者不祥。請反而辭於王。范蠡曰。子猶辭於王。今日之事我為政。君王已委制於軍中執事之人。子可行矣。若再有後言。則執事者將得罪於子。能無悔乎。使者辭而反。范蠡不報於王。竟鳴鼓興師。以隨王孫之後。至姑蘇園王宮。吳不戰。而越民不傷一卒。夫差自刎。吳遂亡。

反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於越國矣。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范蠡對曰。臣聞之。為人臣者。君憂臣辱。君辱臣死。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為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臣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拚子之惡。而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為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浹日。而今大夫朝之。環會稽三百里內。以為范蠡地。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范蠡之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證之。○

序講 范蠡滅吳而還。師至五湖之地。尚未歸越國也。蠡即辭於王曰。君王勉勵國事。臣不復入越矣。王聞其言而駭。故反問之。對曰。臣聞君憂臣辱。君辱臣死。向君王會稽之辱。臣分義應死久矣。而臣所以不即死者。以夫差尚存。越讐未報。今吳已滅。越讐復矣。臣之過惡已多。端矣。臣請從昔日在會稽時。君辱臣死之罰。此臣所以不復入越也。越王誓之曰。滅吳之功。子之力也。如子有惡而不掩藏。子有美而不彰揚者。當思寡人之身。終無沒於越國。此寡人之意也。且在子亦有利害存焉。使子聽吾言而返國。當與子平分越國之所有。利孰甚焉。子聽不吾言而不入越國。則子之身不自保。妻子並戮。害孰大焉。蠡對曰。臣聞君王利與害之命矣。但君有君制。臣有臣意。其今臣之返越者。君之制也。臣不復入越者。臣之意也。君行君制。臣行臣

反。是還也。制。誥令也。良金。美金也。分國。封以地也。寫。鑄。而肖其形。浹日。猶旬日。是十日也。

附錄

范蠡去國遺文種書曰越王長項烏喙可與共患難而不可共安樂遂扁舟遊於五湖適齊易名鴟夷子在陶為陶朱公所至能致富一散千金與故交賓客文種不聽其言終見疑於越王而被誅以此見范蠡知幾其神乎

意可乎遂乘輕舟而去莫知所終王思見之無計不得已命工人以良金鑄范蠡狀而朝禮之至於十日又令諸大夫朝之於皇天后土四鄉地主共聞斯言以是報范蠡滅吳之功云

評曰越有范蠡猶吳之有伍員伍奢謂員為人剛戾忍詢能成大事愚以為范蠡亦是此副本領如員之在吳退耕蠡之為越官士同一忍詢也員說吳必覆楚蠡諫越必滅吳同一剛戾也所以皆成大事若婦人之仁只是失之不剛戾匹夫之勇只是失之不忍詢鮮有不亂大謀者茲蠡所言天有還形即員所言天命有反之意蠡所言吳能爭三江五湖之利即員所言三江環之民無所移之意無論本領相同即見地亦未嘗不相同然吳所以亡而越所以霸者只爭用與不用故蠡得成其為智員但成其為忠也至於應對使者一着在越王以為王孫雄之詞必無可以折服乃蠡竟以枹鼓為幣帛以提援為揖讓輕輕把聽天之命點過待其說出禮義話頭遂自認越君本不成君越國本不成國越人本不成人而我但粗具人形實同異類懵然無覺此時縱有波濤之辯雷光之舌何所用之不待折服當無不廢然而返省却許多絮絮叨叨葛藤還是一副剛戾忍詢大作用也宋太祖答徐鉉云卧榻之下豈容他人鼾睡鉉惶恐而退亦以鉉有才辯非義理所能折服耳詞音句同詬恥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公羊高齊人受春秋於子夏因經而作傳故曰公羊傳

此一段先發明春秋書法所為賢以解書法

舍音捨 下同

父音甫 下同

此一段追敘獻公溺愛臨終問荀息信字之義獻公雖殺申生尚未定其所欲立此時荀息已有立之意

古文精言詳註旁訓合選

周聘侯先生評選

荀息不食言 僖公十年

桂亭 馬寬裕良容補輯

公羊高

荀息晉大夫不食言謂不背其言也生行其言也至死不變

晉里克弒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父仇牧皆累也舍孔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此二句春秋文以下是公羊傳

此句是一篇主意

舍音捨 父音甫

序講 孔子作春秋於僖公十年大書晉里克弒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二語義正詞嚴讀者多不深識予揣其意而知之其曰及者何故若曰君不宜立臣奉故君而勉立之為所累也春秋之世弒君者多矣舍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桓公二年宋華督弒其君殤公與夷及其大夫孔父莊公十二年宋長萬弒其君閔公捷及其大夫仇牧由此觀之則孔父仇牧皆累也若止孔父仇牧猶僅見耳舍孔父仇牧而外更無累者乎曰有有則非僅見乃常事也常事不足書此何以書書之者以荀息為賢也荀息事獻公不勉之以正而反成其不正則無可賢何賢乎荀息曰荀息生受君言死猶在口可謂不食其言矣此其所以賢而書之也

其不食其言奈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傅焉驪姬者國色也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傅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

因愛欲立

此句伏下

為輔導

美蓋一國因色而愛

序解 既賢荀息不食言有其言必有其事其不食言奈何請述之晉獻公有五子長申生次重耳次夷吾其次嬖妾驪姬生奚齊驪姬之娣生卓子夫驪姬之美國色也獻公悅而愛之甚既愛其母遂欲立其子無奈已立長子申生於是驪姬造誣世子申生為欲毒殺其父公聞謗言以為其實遂殺申生而傅申生之里克不能無怨忿於心奈何獻公在焉未幾而獻公病將死自知廢正必有後患欲託孤於荀息因動之曰子為士必知士之所以為士士蓋有信者也則何如所有謂之信荀

此一段申明荀息竟不食言意

王鳳洲曰荀息一受君命終身以之故言孔父仇牧同義不食者不止遇禍始終不改故略之

此一段言宋與楚平而楚先言糧盡之意以見其先

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弑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弑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長音掌○奚齊妾之

息知獻公之意在奚齊卓子二人之事故對曰士之所以為信者能使死者若能反生而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之信矣其意蓋謂可以受君之託而輔其幼子以成雖君死而反生而為臣者不負其付託之重而無愧者也

序講 予殺正指申生立不正指奚齊以嫡庶之分廢長指重耳言以年歲之分慮謀及獻公死奚齊立里克不忿申生之死因正色謂荀息曰君在則君為政君死則臣為政君殺世子申生之正而立嬖子奚齊而立之國政將如之何予晉臣也子亦晉臣也願與子慮而謀之荀息曰此事非今日所宜言也設有是非當議於生前不當議於死後君嘗問臣矣士何如謂信臣曾對曰士之所以信者能使死者反生而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生既以此對死敢不以此自踐乎里克聞之知荀息但知有信不知有義不可與謀因退而弑奚齊荀息復立卓子里克又弑卓子荀息死之由是觀之獻公即能反生荀息真無愧其言也可謂不食言矣故春秋書荀息為及者殆譏君不宜立臣勉立之之為累也夫

評曰 左氏斯言之玷指受命託孤說此云不食其言就平日輕諾說褒毀各臻其妙旨意甚深若論死者反生數語從來未經人道尤為簡峭其行文以輕倩勝不待着力而起伏照應章法最佳

宋人及楚人平 左丘明

昔楚莊王使申舟聘於齊不假道於宋宋人殺使者莊王怒因圍宋積九月不能服宋將去之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遂及楚人平平者兩相敵之詞也此文乃公羊高所傳

問起 答 又問 答

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己也何大乎其平乎己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外平非諸侯之平也不書不筆之於春秋也大美也重其事非予之也己字對君而言指華元子反也蓋謂糧盡去莊王本有去意謂撤圍宋之兵歸歸楚也

有欲平之心也

此一段莊王使人觀其宋之虛實及守禦之備

此一段言二國之臣各以實情相告而即其所以平之由也坊本註華元以名動之倒看壞了華元

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窺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相見便奇堙音因）○司馬是楚掌兵官名子反楚大夫乘升也堙近城之土山

序講 凡謂兩國講和不出於君之意者為外平則春秋不書此春秋之例也今宋人及楚人平是外平也又何以書蓋大之也大楚莊之心先有欲平之意也何大乎其平乎已也蓋莊王圍宋已至九月尚不克宋則師老糧乏計其軍中只有七日之糧矣王意以盡此糧而尚不勝宋則將撤圍宋之兵而歸楚矣

序講 莊王見糧盡不可以久待而又欲急於克宋也於是使司馬子反乘近城之堙以窺宋華元宋大夫也窺暗相視也

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佳若言一憊甚便常直告奇）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倒句）曰嘻（音乾）甚矣憊（音末）雖然吾聞之也圍者相馬而秣之（音聖）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亦是實話二家與平）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亦是直告）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憊音敗揖音）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憊音敗揖音）

國何如是問宋國之情狀若何也憊疲極困苦貌何如問所以憊之狀易交換也析分析也骸死骨也炊煮也秣飼也情猶俗言老實怪其告以實情告也窺暗相視也

序講 子反與華元既相見矣因問華元曰楚圍宋久矣子之國何如元直告之曰憊矣不可以言國矣子反曰雖憊願聞其憊也雖然吾聞凡被圍之國雖內有不支之勢而外仍示以充裕之形若無以飼馬而又不欲人之見之也則使圍者相馬而秣之人皆贏瘠而又不欲人之見之也則使肥者以應客今子誠告我以甚憊則為此虛偽者是誰人之心情也華元曰吾聞君子與小人不同君子以惻隱為心故見人之厄則幸而忻喜之同一人也見人之厄其不同如此吾今見子君子人也是以情告也倘子亦存君子見厄之心乎司馬子反聞之曰諾受其言也勉之勉其努力以守也遂亦告之吾軍亦只有七日之糧耳盡此不勝將去而歸耳是兩人之具以情相告也如此

此一段子反復命而備述與華元問答之語以復莊王以見楚曰師之故也子反以告敵之語明白告君絕無一字護更奇不欺人三字亦是子反實話此等語何以得之三代以下之人

處上聲下同　舍音捨　從去聲下同　此一段言聖人之書法也胡康侯曰欲為人臣專功之戒不得不貶其實不如此先美而後貶為當

反於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耳。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為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此古之用兵與今人之用兵之）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詭詐者所以不同）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耳。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於此（此正平於臣之）臣請歸耳。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於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處上聲 ○

反。是復命也。取此。取宋之國。爾。其必不克。區區。言小也。舍而止。欲築室反耕也。猶取。取宋

序講　子反復命於莊王。莊王問之曰。使之乘堙以窺宋城。則宋之情況必得矣。在宋何如。子反曰。憊矣。莊王曰。其憊何如。子反曰。宋食盡矣。竟至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誠有然者。莊王聞之喜曰。甚矣。宋之憊也。雖然吾前此糧盡欲歸。今宋既憊如此。則取必易。吾今取此。然後而歸耳。司馬子反曰。取宋固君之志也。亦臣之願也。然今有不可者。何也。臣於乘堙時已告之矣。告之維何。告之以吾軍僅有七日之糧耳。莊王怒子反之告以真情也。曰。使子窺宋城。將以取宋也。子曷為告之。是暴吾之虛也。司馬子反曰。詭詐者。用兵之小術。不欺者。人臣之大節。夫宋小國也。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豈以堂堂之楚而反無乎。使可以無。則楚比宋之不若矣。臣是以告之。而不爍於漏洩軍情矣。王曰。諾。子不必言矣。將築舍以止於此。吾必取此而後歸耳。司馬子反曰。君必欲取宋。則君請處於此。以待取宋。臣請先歸。以實其不欺耳。莊王曰。子大夫將兵者也。將兵者舍我而歸國。則誰與吾處。此以取宋乎。宋不可取。則昔子從我以圍宋者。吾今亦從子而歸國矣。遂引師還。而宋圍於是得解也已。

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平者在下也。○

君子者。託言其人以斷其事之是非也。大夫。宋華元。楚司馬子反也。稱人。春秋書法。雖諸侯或大夫。觀其事所行之非。則書人以貶之。貶者。其人之惡而加以不美之詞也。何。自相問也。又曰貶。自相答也。曷為貶。又自相問也。平者在下。又自相答也。下。華元子反也。

序講　君子閱春秋。至宋人及楚人平。而美之。以其平於已也。此皆大夫。當曰宋大夫楚大夫。而曰人者何也。貶之也。何為而貶。蓋以兩國之和。大夫專其權。不在乎君。故以是而貶之也。由此言之。則平之權。當在於君。而臣不得而與焉矣。

評曰　楚莊圍宋。歷九閱月矣。一攻一守。全在糧草上定勝負。若以當日大勢論之。晉

此一段言春秋書法有虞師滅夏陽言簡而義嚴矣

此一段言晉君臣謀欲假道於虞代虢

師新敗魯公薦賄楚既無他國赴救之慮倘饋運相繼宋何以支似不能以七日之糧輕量楚力也易子析骸之慘縱不吐實而拊馬應客伎倆久為楚人窺破反不如直輸其情猶可以義動此華元之苦衷也子反見其苦情亦遂不欺成個君子以區區之宋數語當詐謀成風之日誰能道出即此可以植國本定霸業矣

虞師晉師滅夏陽

穀梁赤一名淑字元始魯人受經於子夏因經作傳故曰穀梁傳其全書美不勝收以此篇為衆目共賞故獨取焉

虞師晉師滅夏陽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為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虢舉矣先去聲為音位

塞音賽

塞邊塞也虞虢二者皆國名舉拔也

序講 吾聞之滅國始書曰滅今夏陽不過一邑耳非國也而亦書滅者何也夏陽關乎虞虢之興亡重此夏陽也但晉滅夏陽因得長驅而進則是虞亦主乎滅夏陽者也抑知夏陽者乃虞虢兩君相塞之重邑也晉滅夏陽則失要害之所虞虢亦自此而拔矣

虞之為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廐而置之外廐也

文纔生議論

不至喪寶

恐喪寶

為此句有力下

屈音掘荀息晉大夫屈邑名其邑產駿馬垂棘是地名其地出美玉也

璧

此一段是荀息料及虞之君臣

此一段言虞果不聽宮之奇之諫

按左傳宮之奇諫假道反復痛切非略而不詳但虞公不聽耳此言略不詳是穀梁自用其行文之法故為詳略之耳

序講 夫以虢失夏陽而虞亦不利乃虞竟主乎滅夏陽者何也蓋有說焉先是晉獻公欲伐虢而伐虢必由虞道荀息因謀於獻公曰君欲伐虢何不以屈產之良乘垂棘之美璧而借道於虞以伐虢則伐虢易矣獻公曰借道於虞其策固善但此乘此璧晉國之寶也即借道得國尚不足償況事更有不可知者倘止受吾幣而竟不借吾道則將如之何荀息曰亦思虞之國為何如國乎小國也此璧馬之屬小國之所以事大國者也今已晉之大國而反以此禮加之則虞非疑即畏矣彼安敢不允設或吾不借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必借吾道如借吾道則朝取虢而暮取虞矣是我垂棘之美璧不啻取吾國中之府庫而寄藏於國外之府庫屈產之良乘何異取吾國中之馬廄而暫置於國外之馬廄哉君可無慮矣

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為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彊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

原本無必字　必知諫　心中自明不能達之口

少去聲長上聲夫音扶好音浩知音智上上聲

序講 獻公曰虞君之愚或不出吾子之料然其君雖可欺其臣尚有宮之奇者存焉必強諫而使不受吾幣也子勿輕視之荀息曰君若慮宮之奇臣知其為人矣通達於心而退縮於事又自少至長與君同處達心則其言略而不詳懦事則其諫不能強力少長於君則君親狎而輕忽之雖然必不聽也且美璧良乘之玩好陸離神駿在耳目之前若圖虞之患目前之為人中知以下也必不悟此者矣

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又諫曰語曰脣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

荀息料事如神言果略而不能強諫　虞公果輕宮之奇之言而不聽　使去聲與音予

宮之奇虞之賢大夫

序講 獻公遂聽之因使獻璧馬於虞而借道以伐虢宮之奇果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詞甚卑而幣又甚重必不便於虞其言可果畧其諫果不強虞公果輕之竟弗聽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果達於心而知其必敗因又諫曰虢之與虞若脣之與齒也語有之曰脣亡則齒寒其斯假道之謂與虞公又不聽宮之奇知虞之必亡因挈其妻子以奔於曹之魯僖公二年之事也

晉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

年二字伏下馬齒加長句舉字與篇首相呼應聞語中皆有照應埋伏之妙　趣語　操平聲

○此一段終言荀息之謀驗而虞皆舉矣○亡虢五年而後舉虞先此滅夏陽而虢未亡也後五年借道伐虢而並取虞則此亡虢之亡當作伐而左氏之傳可以攷而正也

此一句先立一篇之案

此一段言重耳勸兄訴辯而申生答弟譖不可白也左傳中用二十三字此止用一安字傷字括盡高絕此一段是勸其出奔申生

序講 僖公二年晉獻公既已滅虢之夏陽後三年復假道滅虢虢亡五年而滅虞而晉與虞之璧與馬復歸於晉矣荀息因牽屈產之馬而操垂棘之璧以進於獻公之前曰璧則猶是璧也馬雖猶是馬馬之齒則加長矣

評曰 荀息料事如神得行其志晉因以興之奇料事亦如神不得行其志虞因以亡此萬世興亡之鑒也左氏紀荀息之謀甚略而穀梁則詳之左氏紀宮之奇之諫甚詳穀梁則略之人詳我略人略我詳此即行文之良法也荀息料事處獨此篇最為曲盡牽馬操璧自戲得妙俱算上乘文字尤見結構精神

晉獻公殺世子申生

檀弓

晉獻公嬖妾驪姬欲立己子奚齊廢申生欲害之因設言令申生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申生祭於曲沃獻胙於公適公畋已六日矣驪姬置毒於酒脯公畋歸驪姬曰世子致胙公將食之驪姬曰食自外來不可不試覆酒於地地噀以以脯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死驪姬曰毒由太子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速於為君耶是以獻公怒欲殺之矣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 世子即長子也申生是晉獻公之長子

序講 晉獻公已立申生為太子獻公有嬖妾驪姬欲立己子奚齊用造毒胙之譖而殺世子申生故曰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

公子重耳謂之曰子盍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 重音蟲

○重耳是晉文公之名申生之異母弟

序講 申生之弟重耳謂之曰君之欲殺子者因驪姬之譖公固未之知也子若言之庶可以無死子盍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夫君非驪姬居不安食不甘是君安於驪姬也我若言之則姬必誅姬誅則君心不樂是我傷君之心也為人臣子而可以傷君父之心乎

曰然則盍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弒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 大義凜然 字中有泪

又不可也

此一段臨死而囑狐突以為國也

此一段言謚為恭之故

若律以舜焚廩浚井及夫子謂曾子小杖則受之義而申生或未講求於此

行是出奔。如是往也。

序講 重耳又謂之曰。子既不敢言矣。再計之。然則盍出奔乎。世子曰。不可。夫出奔者。謂小事得罪於君可行也。今君加我以弑君之罪。是無父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子縱欲我行。被弑君之名。往他國亦不相容。吾將何往哉。已矣。既不可言又不可行。吾其死矣。

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

序講 又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今日死矣。為永訣也。追思不念伯氏昔者伐東山時之言。以至於死。申生至今日。豈敢自愛其死乎。雖然申生死而猶有慮。慮吾君之年老矣。設使愛子稍壯。猶可託國。不意子少。將來未必無爭。勢必國家多難。伯氏豈有不出而圖吾君者乎。然申生不敢必也。使伯氏苟出而圖吾君。則申生受賜而死。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伯氏其有意乎。因再拜稽首。謝君之命。而自縊以卒。

辭。是與之永訣也。狐突。是申生之傅。伯氏。指狐突也。將死而告其傅。人君稱同姓之臣曰叔父。稱異姓之臣曰伯父。言謂昔伐東山時。狐突勸其出奔。彼時猶可行也。子少。指奚齊。難音赧

是以為恭世子也。

序講 後世因而論之曰。申生之行。可謂孝矣。申生之心。可謂苦矣。既不忍白驪姬之譖。又不敢為出奔之行。臨死而猶惓惓不忘其君與國也。可不謂恭乎。是以謚為恭世子。

評曰 申生歸胙六日。驪姬置毒。此事甚易辯。然驪姬敢冒然行之者。蓋知獻公欲殺申生已久。申生不敢愬。公亦不肯察也。獨恨獻公之慘。驪姬之毒。是晉之大不幸而使申生得以孝傳。不傳其孝則已。反負弑逆之名。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不得不追念狐突前此勸其出奔為見幾之語。所以將死而使人辭訣耳。然語語不忘君國情事婉轉周到。寫得慘淡忙促。一片純孝心腸。真覺一字一泪。使人不忍竟讀。

此一段叙穆公遣弔因勸其返國以圖位也

此一段言父喪圖國之不可也

此一段重耳即依舅犯之教以答秦使也君義從君憂上看出不私不復與使

意天所以開文公之霸乎。而吾獨為申生之悲也。此文左國公穀皆遜其妙

晉公子重耳對秦客

晉公子。名重耳。獻公次子也。秦客。秦繆公所遣之人也。以其來弔。故謂之客。且致詞焉。故重耳對之。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恆於斯。得國恆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重音蟲 ○ 秦穆公名任好。晉獻公之壻也。弔傷愍而問終也。恒於斯。指此時言。儼然端靜持守貌。憂服謂居喪也。孺子。指公子重耳。圖謀也。

序講 時晉獻公卒。驪姬之子奚齊立。申生之傅里克殺之。驪姬之娣生卓子立。克又殺之。是時晉國無君。重耳又避難在狄。秦穆公使人至狄弔公子重耳。且傳公言以勸之曰。寡人聞晉國之變。大位久虛。而死生交代之際。正得失相關之機。斯時也。國之得失存亡。間不容髮。雖吾子今日哀毀守制。不遑外謀。然寡人為子慮。失位亦不可久。此時亦不可失。失此時而不返國。必有先立之者。悔無及矣。孺子其加意以圖之可乎。

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喪去聲 ○ 舅犯。重耳之舅。字子犯。辭。謂辭其得國之謀。謂何。猶言何等大事也。利。謂得國。說。解說也。

序講 重耳聞穆公之言。不能以大義內斷於心。因以告舅犯。舅犯教之曰。得國之謀。不可行也。孺子其辭焉。不待再計決矣。出亡之人。一無所寶。惟仁愛思親以為寶。父死。寔終身之慟。其變為何等。乃反以得國。是又因父死以為利也。人必羣起而議之。天下大矣。予縱有口。豈能家諭戶曉。亦何說之辭焉。此再思之益見其不可行者也。孺子其辭焉。

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 ○ 答其圖國之命。又謝其弔。辭其勸。 ○ 亡臣。出亡在外之臣也。他志。謂求位也。稽顙。是頭至地也。不拜。是不成拜也。私。是私言也。

者私言也

此一段又從秦穆口中推出重耳心事此處妙得秦穆公分疏不然重耳不便自解結不得上文矣妙從秦穆口中一一代為推出心事

戰國策是漢朝劉向所集秦楚齊燕韓趙魏衛宋中山之文為戰國策

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夫音扶

子顯。即秦使來弔者之名。前止言使人。此突出使者名字。從無此法。致命。謂復命也。後謂繼父之後。立以為子也。喪禮。先稽顙後拜。謂之成拜。乃為子孫謝弔之禮。

序講 子顯轉致公子謝弔之言。并致稽顙之狀於穆公曰。聞謝弔之言。則信夫公子重耳之仁也。聞稽顙之狀。我推其心。謂為後者。則成拜以謝之。公子之稽顙而不拜者。則未為獻公之後也。故不敢成拜也。至於哭而起。是傷獻公之歿。則愛父也。起而不私。是以仁親為重。而遠得國之利也。我推公子重耳之心。其或以此。則信夫公子重耳之仁也。

評曰 仁愛之言。悚然動聽。是時穆公欲納重耳矣。卒聽子顯之言。而納夷吾。利其不仁也。以不仁之人為利。是誠何心。然文公卒得國而定霸。實基於此。不可以一時之得喪論矣。得國之意。重耳未必無心。時從者狐偃趙衰諸人。皆智深勇沉。明於事而熟於計。一聞秦穆得國於斯之言。故為仁人孝子之言。不服其心。

趙良說商君 秦文

商君即商鞅。是衛人。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孫座。座薦鞅於魏王。不用。遂入秦。因嬖臣景監以求見孝公。三說而孝公大悅。用以為將。破魏軍。擄公子卬。秦封鞅商於之地十五都。號曰商君。相秦十年。乃變法。廢井田。開阡陌。立法嚴峻。而秦國大治。於是以鞅為大良造。而秦之宗室貴戚多怨恨之。其友趙良至秦。見其行事。因而說之。不聽。後五月而孝公薨。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捕商君。商君逃至關下。欲止客舍。舍人不知為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若留人無驗者。坐舍人之罪。商君喟然嘆曰。為法自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誘擄公子卬。遂以送秦。秦殺商君於鄭澠池。車裂其尸。以徇於衆。

滅宇國此一段先叙趙良與商君故交情深為趙良進言張本

百里奚虞人也

昔滅虞奚奔秦秦人以五羖羊皮買之故曰五羖大夫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皋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商君曰子不悅吾治秦與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相音像下同治平聲音古

序講 商君相秦孝公為政十年立法嚴酷不但人民咨怨即秦之宗室貴戚之臣亦多怨望者而商君不知也適其友趙良來見胡是一段故舊深情自發議論自以來見商君商君曰鞅昔者從孟蘭皋之家而始得見子今幸復與子相見請與定交可乎趙良曰不惟不敢與君交實不敢願也商君曰子莫非不悅我治秦歟子不悅我治秦歟子不悅我治秦奈何是未觀我治秦之法也子試觀之較之五羖大夫果孰賢乎

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腋音亦諤音

序講 趙良來見胡是一段故舊深情自發議論自以來見商君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

岳華如字

（）諤直言貌貌言外貌逢迎也至言懇切周到

諾諾而順從不如一士之諤諤而直言以挑之曰僕且來言五羖大夫先與君論進言之事譬之羊皮至賤狐腋至貴縱有千詞逢迎但華美可聽也不若進以至當之言披瀝肝膽始實心開導也進以苦口之言是對症之藥也進以甘甜之言是增人之疾也特恵夫子不肯正言耳夫子果肯終日正言是鞅之病實賴夫子之藥以濟之也鞅將師事子終日敬聽子又何憚辭而不肯言願子終日正言之

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聞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鬻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荊州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

（）荊楚地鬻賣也秦客販牛之客也巴今四川地八戎西戎也由余西戎之賢臣鬻叩也

由近臣進身可知所以為名　國中以百姓事可知所以為功國中不以駿刑驅民從己可知所以為教　國中无杜門不出之人可知所以得人

此一段言五羖大夫之德加於萬民百里奚為相無積怨畜禍可知所以恃德不恃力生前無危亡之患所以為壽

自夫五羖大夫至五羖大夫之德歷指其賢也　此一段言商君殘民樹怨僭而無禮　此專敘商君之

序讀　楚人也虞曰大五羖大夫荊州遺鄙之人也仕虞而不見用虞將亡而奔於秦聞穆公之賢願望見苦於路遠無資遂自鬻於秦秦之牛客身披粗褐之衣為之飼牛期年穆公知其賢舉而用之以牛口之下之人一旦舉而加之百姓之上其惠公懷公大公皆以公子避難奔秦而以兵送之歸國凡三置立晉君焉襄王有弟叔帶以荊狄之謀叛穆公與晉文公滅叔帶而救王室平荊戎是又五羖大夫之謀也一救其禍發教令於封疆之內而致己國之人感化來貢於秦庭教之所及者如此其遠矣是以西戎之賢臣名由余者仰其德教叩關而求見五羖大夫因薦之而同相於朝焉

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此五羖大夫之德也

相去聲舂音春行音幸杵音處　○乘是車馬也蓋是雨傘也春是雖臼中舂米也相助也歌以助杵聲也

序讀　夫五羖大夫豈止功業遠著哉其相秦也雖勞不乘車雖暑不張蓋甘為勞苦而不辭也徒行於國中既無隨行之車乘亦無缺錢之戚畫不恃武力也是以所立之功名藏之府庫而不朽所為之德行施於後世而無窮及其死也秦民無論男女盡皆流涕不獨老者即童子亦有哀戚之心而不忍歌謠不獨弦歌即舂米者亦停其舂杵之聲恐亂民之悲慟也此五羖大夫之感德所以感動人心如此其遠者也

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蓄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君又南面而自稱寡人曰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

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

監平聲相音像下同黥音勒繩音成遄音大穿上聲懽音貫　○秦王孝公也景監秦之幸臣名黥墨刑即今之面上刺字也教是商君之令命是秦王之命化民治民之深刻也上謂商君之

事築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原無步於百姓殘刻之害何以為教怨極黥刑

監音甘

相音像下同

相去之相音襄餘音像

此一段商君立法嚴酷而太子則首犯之鞅曰太子犯黥刑而太子不可刑而刑太子之師是以即刺公孫賈之面上字也　公子虔是家人犯法鞅悉誅之此一段極言商君之危宜早退以保全商君終不聽而及於難積怨言禍之

處分令。指君之教令。民之趨令。為刑所驅速於令之布也。建立也。易改也。繩。苛求也。相鼠見人則交其前足而拱謂之禮鼠。又為拱鼠。遄速也。

序講 百里奚之相秦如彼君之相秦則何如乎。君之見秦王也。不過因秦之嬖人景監為君作主非秦君自知其賢而用之豈所以立名乎。是與穆公親舉百里奚之賢於牛口之下者。相去遠矣。今君相秦。全不以百姓之事為重。而大興工作築造冀闕。勞民傷財。何功之有。是與百里奚之置晉君。救荊禍者相去遠矣。至於太子之師傅無有大過。而君黥刺其面。又用駿刻之刑。傷殘民命。人之怨已積深矣。君之禍已蓄久矣。不與百里奚施德於諸侯相反乎。君猶不自收斂。威焰愈熾。凡君之教令行於民。而民不敢逆。比之秦王之命更深。君之處分於民。而民不敢不放。比之秦王命更捷。是民之畏君甚於畏秦王也。今君又內則左道順秦王之意。建立威權。外則更改秦王之命。而行己之意。豈所以為教乎。是與百里奚之發教封內者異矣。君又南面而自稱寡人。日苛求秦之貴公子。無禮甚矣。詩曰。相鼠有體。可以人而不知禮乎。人而無禮。何不速死。以詩觀之。君之所為。安得如五段大夫動民之歌思乎。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乃王之弟也。畏君擅作威福。已杜門不出者八年矣。君又殺大夫祝曜而黥刑大夫公孫賈。是二人者。民之望也。詩曰。得人則興。失人則亡。合君之數事觀之。君無罪而刑民。安望如由余之叩關而見五段大夫乎。非所得人也。

君之出也。後車千乘。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脇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政。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難作。

應上勞不坐乘五句

轉筆扶蘇之甚

此處告之利

再轉筆扶疎之甚

告之以害

不敢言君將死但言君捐賓客

是危言亦是正言

結筆勁

乘音盛下同從音縱駢音鞭闟音翕旁去聲商於之於音烏畜音旭朝音朝難音赧故託言捐賓客損棄也

駢脅是脅骨生成一片最有力者故駢脅以喻有力之人也驂乘立於車上執轡者闟戟名歸還也十五都即所封商於之十五邑也灌園是種圃鄙邊鄙也顯用也巖穴深山巖谷隱士所居也臣子不敢斥言君死

序講 且君之出也後車必用千乘所隨之車俱載甲兵駢脅有力之士立於車上驂乘持矛操戟者車旁護衛而行此數事者一物不備君固不出是與百里奚勞不坐乘暑不張蓋徒行於國中者大相反也君之多為防衛如此豈不自以威刑峻法行乎國中慮讐人之害己而欲恃威力以保其身乎書曰恃德者必昌恃力者必亡君不恃德而恃力君之危亡有如朝日之露可立待而盡也尚欲延年益壽而戀富貴乎今為君計何不歸還秦王所封之十五邑灌園於邊鄙之野優游林下

多報怨伸仇者不能忘也可以退身讓賢施德於民為善後之計死少保其死若捨不得富貴仍前結怨不休所恃者秦王一人信用若秦王死則舉國皆仇欲甘心者必衆已上逐段痛發商君之治秦非五殺大夫之比商君弗從還是自己打算不過非以趙良之言為不當也

附攷

後五月孝公薨太子立是為惠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秦捕商君商君逃至關下

以樂餘年勸秦王訪用隱逸之賢士廣施恩澤愛養老者存恤孤寡不恃威力凡屬父兄尊長則敬禮之不自矜伐凡有功者則序錄之謙恭下士凡有德者則尊重之如此或可少蓋前愆即不能全然保君身於無禍庶幾可以遠禍而自安矣今君若不肯為此保身之策尚貪商於十五都之富貴專秦權蓄民怨若秦王無恙恃君之寵禍或稍緩萬一秦王一旦捐棄賓客而不視立於朝則秦國之人思欲報讐洩怨所以收君者正不知作何情狀而欲加害於君者豈輕敵而寡少哉竊恐君之亡也決不甚遠直可翹足而待幸從僕言毋貽後悔商君聞言唯唯而已不能從也趙良進言之後遂去不過五月而商君之禍難作矣

評曰 商君車裂赤族之慘皆由平日積怨蓄禍所致而積怨蓄禍又在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二語然在商君當日欲強秦變法非是則令必不行猶吳起欲強楚明法審令不顧貴戚大臣之怨卒見殺於悼王晏駕之後事同一轍而商君為尤甚也趙良之言曲中肯綮至為商君畫策勸其退身薦賢施德於民實無可奈何之論而商君不從之意亦非駑馬戀棧蓋知怨毒叢積已久一旦失柄禍難立至所謂騎虎難下勢使然也或謂范雎舉蔡澤自代卒以自全乃退身薦賢之效不知范雎所慮者秦王一身之寵辱商君所患者秦國臣民之怨惡胡可為比故趙良所謂危若朝露及翹足而待等語已把商君當做死人看待矣若龍門責其不師趙良之言亦驗其刻薄到底非謂用其言即可免於禍也此意何可不知

蘇秦以連橫說秦　秦文說音稅

蘇秦字季子東周洛陽人初入趙三見趙相李兌兌之舍人曰臣竊觀君與蘇君談也其智過君其辯過君願君先聽其言但厚贈而遣之可也李兌忌其才不用乃厚贈以明月之珠和氏之璧黑貂之裘黃金百鎰秦得以資之入秦而說惠王

此一段先叙秦據盛之勢有可王之資可以并吞六國而有天下也欲其言之易入也

全篇精神在末段故用始將二字引起此追叙之法

關中扼天下之要而附其皆戰守兩利此時秦尚未稱王其力寔未及此且當誅商鞅疾辯士之時而蘇秦不量時勢與世主之心遽以是言求用蓋言平日未經揣摩故也

此一段叙惠王不能自信以用人也稱帝之効尚在有待厭而

蘇秦始為秦將連横之說見合從非其本心秦取楚地秦之強者有并春天下之資含天下之勢論秦之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白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說音稅下同貉音合黔音乾函音咸并音柄

○關東地長為縱齊楚燕韓趙魏六國居之關西地廣為横秦獨居之連横者欲離六國之交以事秦也巴蜀漢中三都並屬益州即今之四川成都府是也胡即樓煩林胡之類貉獸名似狐皮可為裘代幽州也巫山縣名屬夔州黔故楚地秦地距此二郡故曰限限止也殽山名函關名殷盛也沃肥潤也天府言積聚之多也獸之雄者最强國故稱强曰雄國教戰也

序講 戰國之時合縱難而連横易蘇秦本意原主連横後因不用而以合縱說六國推原其始曾將連横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非他國可比以言乎西有巴蜀漢中三郡之利北則狐貉出於胡地良馬產於代郡皆秦之所有也南則至於巫山黔中先王取之為秦楚之界東則有殽山函關之險固田地多肥美人民多殷富其租賦可出兵車萬乘奮擊之戰士則有百萬之衆總而計之沃野則有肥饒之土四方千里之廣府庫蓄積既極其多地勢險固又便攻守出入有乃真所所謂天府之國合天下觀之秦誠雄國也若有地形而無賢主猶慮天下之難圖今以大王之賢士民之多車騎之衆既有可戰之資加以訓練之卒可以并吞諸侯而有天下南面稱帝而不難也願大王采納臣言臣請奏其効

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

○文章謂行使往來詞令誅罰即征伐文章不成無以為兵名故不可使民驅民出戰也煩勞也煩大臣勞大將於外也恩深方可資人死力令行方可申及軍法儼然端莊貌庭教謂教之於廣庭也

序講 秦惠王時始盛意在和協六國未有并吞之志連横之說自不相合一旦拒絶故不信也且商鞅新敗不欲用外國之士恐負輕士名故婉詞以謝之曰寡人聞之鳥欲高飛者必豐滿其羽毛若未至於豐滿而欲高飛不可也有國之君欲興師伐衆者必能昭著其法令若政令未成而欲誅伐則未可也國以民為本民之所服者道德也若上之道德不厚未有以深入乎民心而遽欲使民恐民不為我使也國以大臣為重如欲其勞之必政教彰明而後可若政教未順而欲煩大臣不可也今先生之所能行也願以異日聽先生之教

婉拒之也
此一段蘇秦
歷引古之帝
王有天下者
必用征伐

此一段歷數
文士書策之
弊以明不得
不戰之故
古者馳詞約
結當天下無
事之日猶自
文武兼用
章程適以叢
姦案牘徒以
滋累文章不
足為治徒足
以致亂以文
章約結天下
必不可得少
不得要到用
兵地位
按行義三字

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霸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

（盧喝一句）（先入證佐）（句法變）（虛束一句駐）（仁意意）（涿音作蚩音笞共音恭惡音烏）○補遂。國名。涿鹿。地名。蚩尤。人名。九黎氏之後。聚兵為亂。又善布大霧。黃帝作指南車破之。誅於絕轡之野。驩兜。堯亂臣。三苗。國名。崇。亦國名。即崇侯虎也。紂之卿士。助紂為虐。任用。

序講 蘇秦曰。臣之所言。大王辭以異日。臣固疑王之不能用也。今之世。不同於古之世。今之君。亦不同於古之君。即以古之君言之。論德莫高於神農堯舜。論功莫過於禹湯文武齊桓矣。試以昔日歷觀之。神農因補遂之奸而伐之。黃帝時蚩尤作亂。作霧迷人。帝作指南車。而擒蚩於涿鹿。堯稱至德。且伐驩兜。舜號無為。亦伐三苗。以及禹伐共工。湯伐夏桀。文王伐崇。著於詩。武王伐紂。徵於書。征伐之事。自古皆然。不但聖帝明王之所必用也。至於五霸迭興。齊桓用兵車而一匡天下。求此觀之。皇帝王霸。俱以戰勝。惡有并吞天下。而不用戰乎。若王不用戰。而欲安據西秦。恐不能也。

古者使車轂擊馳。言語相結。天下為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文士並飭。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民多偽態。書冊稠濁。百姓不足。上下相怨。民無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辨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文詞。天下不治。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效勝於疆場。

（又從古說起行使之多以下是叶韻文字）（住得勁）（從音宗勝理之勝音升綴音最效勝之勝音聖）○轂。輻所湊也。擊馳。言其多也。結。誓其相親也。藏。臧同。善也。文士。辨士也。飭。飾也。科。程也。條。件也。稠。多也。濁。亂也。聊。賴也。明言。指教令。商理。以言關出道理。辨言。指遊說。僅服。儒者盛服。如縫掖之類。文詞。指書冊也。

序講 承上文云。臣之言必戰者。非好為戰也。而有不得不戰之勢。請再觀於古。古之諸侯。亦嘗使其臣。車轂之多。往來擊馳於道路。或為盟誓以相結。欲與天下為一。於是約從連橫。兵車與文士並用。議論紛紜。人主惑亂。其說不一。不可勝數。以致設立科條。而民心益偽。而書冊科條。稠密濁亂。百姓日見不足。上怨下之多偽。下怨上之科條。民不聊生。即教令明著之言。章顯之理。本欲息兵。而兵愈起。勿謂言語相結也。遊士稱說愈繁。文詞益亂。以此求治天下。而天下自不治。言之者舌欲敝。聽之者耳已聾。終無所效。雖欲行義以相結。約言以示信。而天下諸侯。仍不相親。此其所以廢文任武。厚養敢死之士。設甲厲兵。以効其力。而較勝負於戰場也。

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

似把上文道德政教一齊掃邦此一段再申言其不可不戰教治二句破他道德政教曰字言語辯辭四句破他文章二字通段只言當用兵不過數語可了乃玩其行文重復拖沓生疎雜亂且有許多不成語處何也蓋重復拖沓之病在於不簡生疎雜亂之病在於不練作者故意撰出此等文字此一段敘蘇秦說秦不行困苦回家發憤之狀以為下文說趙行

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凌萬乘。絀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惛於教。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語。沈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

夫音扶乘音 ○ 襲是也。續繼也。凌侵也。絀服也。元善也。民之善類故稱元。至道要術也。暗指用兵言。

序講 夫人君未有不欲其利之厚。地之廣也。然欲利而思徒處以致之。欲地而止安坐以廣之。而不用戰。其可得乎。不知自古今以來。雖上而五帝。中而三王。下而五霸。以及後之明主賢君。嘗欲不勞而思有獲。有所不能也。故不得已而繼之以戰。所以戰之狀。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不如是。不可以建大功。惟其戰。外則兵勝。內則義強。惟其戰。則上有以立威。下有以服民也。今不欲戰。而欲乘乎天下。侵凌萬乘。以絀服敵國。遂制海內。子萬民。以臣諸侯。勢必不能。臣故曰非兵不可。今繼世之君。不明於此。內惛於教。外亂於治。迷惑於言語。沈溺於辭辯。比比皆是。以此論之。臣固知王之不能行也。

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羸縢履蹻。負書擔囊。形容枯槁。面目黎黑。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紝。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嘆曰。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朞年而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

說秦王書十上 迨中。苦況不。寫困苦之狀。後況後寫得意處。況色 黑貂之裘敝 黑貂。似不見蘇秦黑。妙絕 羸縢履蹻 羸。縈也。縢。纏也。是足脛邪幅也。俗云纏裹脚自膝至足。便於行也。蹻草履也。枯槁。黎。黑。總是慙愧之貌。紝。織也。炊。爨也。篋。書器。具猶書厨書箱之類。陰符。書名。太公所錄。即鬼谷子所傳之書。簡。擇也。練。熟習也。揣。度也。摩。研究。成。熟也。

序講 蘇秦以戰說秦王。不聽用。凡上書十次。俱不見答。說既不行。在秦日久。趙相所贈黑貂毛裘敝脫而已。敝。黃金百斤。用盡而無餘。始去秦而歸。纏縢裹脛。草履徒步。自負書箱。擔奚囊。行路艱難。不堪其苦。形容面目。非復昔日。即自見之。

得意之案也在秦守侯之久為金盡裘敝之困一以見秦王拒絕已甚與下段皆決於蘇秦之策句作友襯對看語分外精神

史記云其陳書敘十篋俱閱遍想出由博學友約道理不是空陳也以我之學所精熟者揣摩時務之切而用之世主之情而中之此遊說之妙訣也

此一段敘蘇秦見用說趙之樂而拒秦之強

此一段敘蘇秦約從之功人是時當秦強趙弱之日

亦有慚愧此在途中之困苦時也及其至家而更有難堪者妻織維自若而不下機求食於嫂而不為炊父母惡之絕而不與之言蘇秦乃喟然嘆曰妻嫂父母如此皆秦之罪也遂盡發書篋始得太公六韜之書黃帝陰符之經陰符之經其謀略又太公所註釋者因發憤伏而誦之寢食俱忘更求簡擇熟練或揣度其情或研摩其旨讀倦而欲睡則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其用工勤苦如此乃自度曰安有恃此說以說人主而不足以動之使其出金玉錦繡而任取卿相之尊者乎及期年其所揣摩之術成矣而秦亦自信其術之工也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而非復前日之在秦者也

於是乃摩燕烏集闕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說封為武安君受相印革車百乘錦繡千純白璧百雙黃金萬鎰以從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

（揣摩之成見於此不待上十書吳取卿○相之尊矣○出其金玉錦繡矣○此二句八字是蘇秦說六國主腦一句○收得斬然散橫之效）

見說之說音稅大說之說音越相音像下同乘音盛以從之從音誦約從之從音宗○摩舊註切近過之闕名未詳攷史記云蘇秦說燕燕資其車馬金帛至趙疑烏集闕即是燕闕名猶言由燕之烏集闕摩而過之以見趙王也趙王是趙肅侯也華屋是屋之高且麗也抵掌即擊手掌也武安趙邑名革車兵車也純疋也帛之無疵者曰純白璧猶玉環也四十兩為一鎰約從合六國也散橫是橫連橫之約關是函谷關不通是不通於秦也

序講 蘇秦揣摩之術既成於是乃徒步而行歷燕之烏集闕而至於趙國見趙肅侯而說之於華屋之下揣摩既精利害足悉抵掌而談旁若於人趙王聞其言而大悅遂封蘇秦為武安君授以相印而又令革車百乘又賜之以錦繡千純白璧百雙黃金萬鎰以從其後資其所用以連結於諸侯於是合從之約行連橫之謀散合齊楚燕韓趙魏六國之兵以拒強秦故蘇秦為趙相十五年秦人不敢出函谷關而六國之使不通於秦各保其國而兵革不用也

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眾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隆黃金萬鎰為用轉轂連騎炫熿於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大重

（反振一筆形起○此蘇秦為約長并相六國○約從之效○以議論入敘事中○又用一轉插○叙其勢煩威嚇○）

夫音扶重音仲○賢勝也式為法也所以使人服從也式於四句承上文不費斗糧五句而極寫之隆盛也炫熿是光耀也

序講 夫約六國之從散橫以挫抑強秦當此之時三十如此其大萬民如此其眾雖以王侯當霆之威謀臣震主之權皆不能自以為策而必求出於蘇秦之令始用之而不疑是以兵糧弓矢一無所費而六國諸侯之結約勝如兄弟之相親

公然絕幣約結不顧秦忌使趙重於天下極寫其難立功處能立功也坊註以當秦之隆句解作蘇秦隆盛之時極錯何說

此一段敘蘇秦之得志後較先未得志時大相懸絕以見勢利之起於家庭也自蘇秦相趙句至此敘事一段引證一段復推言其反弱為強之難化賤為貴之難得未嘗有總形容其得力於揣摩立大功於天下當得富貴之意文勢無限波折

此一段述蘇

焉蓋以蘇秦誠賢人也賢人在位而天下服之以趙王能用蘇秦一人見用而天下從之古人有云賢人式於政令而不式其勇以致治之術式於廟堂之內而天下安又何俟式於四境之外者是也當秦之隆盛勢焰威嚇又有可見者觀其揮霍萬鎰御車乘馬煇煌道路以致山東諸國聞風莫敢不服因推趙王為約從之主使趙國大重非蘇秦之功不及此也

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捲樞之士耳伏軾樽銜橫歷天下庭說諸侯之主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伉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恭也嫂曰以季子位尊而金多

夫音扶

○窮巷陋巷也掘門鑿垣為門以桑木為戶樞門牝也揉木為之捲伏服也軾車前橫木銜勒也撙挫也伉竝也楚王威王也清洒掃也蛇行不直行如蛇之曲

序講 夫蘇用於趙而炫赫若此溯其未用之先其貧賤又堪道哉不過一窮巷之民掘土為門截桑為戶捲揉細木以為門之樞斗之賤士耳及其所行得志則伏高車之軾勒駟馬之銜橫歷天下遊說王侯而親信之其出言無敢參其議論其行政皆杜左右之口而天下莫與之竝其尊崇之至焉然不止見重於天下也而家庭之中亦有異焉當其南遊而說楚威王也道經過洛陽將至其家父母聞知先為之洒掃其宮室潔除其道路張鼓樂設宴飲出郊迎於二十里之外如此其勤且敬也非前日之不與言者比矣其妻迎之則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其畏之如此非前日之不下紝者比矣嫂則前日不為炊今則伏地如蛇之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前罪尊畏之至也蘇秦因問之曰嫂何前日之倨傲而今日之恭敬若此也嫂曰前非敢倨也今日季子佩六國之相印是位何其尊也黃金白璧充滿於前金何其多也尚覺吾今日恭敬之未盡而又何敢倨哉

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忽乎哉

序講 蘇秦聞嫂之言有感而自嘆曰嗟乎世無所謂天性之親仁義之道亦祇見乎貧賤富貴耳蓋貧窮則父母不以為子富貴則親戚畏懼此蘇秦身歷之境大抵皆然也由是思之人生世上毋驕語貧賤而輕視富貴也彼權勢祿位富貴厚利豈可忽乎哉而人之視富貴貧賤以為重輕者又不足責之也

評曰 秦強非六國可比蘇秦始意實欲用秦至困辱後方激而用趙其實六國合從如驅羣羊咋虎心必不一張儀所謂親兄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相殺傷者蘇秦亦

秦自嘆之言以結之

附攷

顯王三十四年趙封蘇秦為武安君六國為約從之長三十七年蘇秦去趙相燕四十五年去燕相齊慎靚王四年齊大夫刺殺蘇秦秦臨卒王問之秦曰以秦尸暴之於朝則刺臣者得矣王如其言刺秦者果出而自言齊王誅之　鍾伯敬曰戰國智謀之士用秦易用六國難非惟六國弱而秦強抑亦六國情勢分而秦之情勢一也非蘇秦則六國之

未嘗不知也故相趙作用全在激令張儀入秦陰主秦柄迨齊魏受欺敗約即不能安其位甚至為燕求歸十城還把秦王少壻一語脇齊則伎倆畢露矣奈值當日勢利成風既取困於秦復見擯於家經歲揣摩料六國苦秦日久屈於獨力不支合從之說勢必樂聞借此賺得富貴到手自鳴得意足矣此外非所計也孟子曰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趙孟註作晉卿予嘗疑古今能貴人賤人者當不獨一晉卿及讀史記列傳方知孟子同時以富貴炫燿於人者莫過蘇秦而蘇秦實相趙趙王又會諸侯於洹水之上為從約長應稱趙孟是所云趙孟所貴即蘇秦也夫然則蘇秦之富貴當有定論但在當日作者欲為寫照少不得要把合從功勞十分裝點說過一番又贊過二番將一個暴得富貴的窮漢子做個天上有地下無的人物方可豔羨讀者但作一種傳奇看却越不認真越有意思

范雎說秦王　秦文○說音稅

范雎字叔魏人事中大夫須賈從賈使齊齊襄王聞雎賢賜金及牛酒須賈疑雎以魏國陰事告齊以歸告魏相魏大怒使舍人笞雎雎佯死簀卷投廁中守者鄭安平詐言棄尸陰縱放之范雎得逃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聘載范雎歸秦薦之昭王聞雎賢因召見於離宮雎說之乃入見焉時雎已易姓名為張祿矣

范雎至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

此為深言地也

又總寫一句妙

句又變換

難於秦可知此一段敘范雎初見秦王三問不言正為下文疏言深立案

此一段引古人交疏言深者以自比言文王不以呂尚為漁父而疏之與深言四字是一篇關鍵

此一段雖欲王從其言已之交疏言深觀於昔日呂尚之事而知臣今日之事

幸教寡人耶。范雎謝曰。非敢然也。屏音平唯音委下同間音諫復音福跽音奇下同○屏。去也。屏左右。因雎前上書云。語之至者。不敢載之於書。故屏之。欲聞其至語也。唯唯。是應之而不言。間頃也。跽。長跪也。若是者三。省句法。卒終也。秦王三問不對。不得不作是問

序講 范雎至秦。入見秦昭王。王乃屏退左右。引入離宮見之。宮中虛無一人。此時光景。不待啟口。而秦王承教之切。已可想見矣。而秦王欲有問。又慮坐請為不恭。乃長跪而請曰。先生天下士也。既蒙辱臨敝地。何以幸教寡人。范雎見秦王舉止異常。請教懇懇。知其求問深切。乃作欲言不言之態。唯而又唯。但應之而已。欲以試王之誠否也。王不敢急請。少頃復跪而請曰。寡人三請。而先生卒不言。豈金玉其音以寡人為不足教耶。范雎始謝曰。非敢然也。蓋有說焉

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若是者交疏也。已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向使文王疏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興。成其王業也。父音甫說音稅○呂尚。太公望也。漁父。是取魚者之謂。渭水名。濱。水旁也。交疏。非有平日之素交。言深。即前書所謂語之至者。非淺近之說也

序講 臣非不言。因思古者君臣之交。而有所感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呂尚是時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水之濱耳。文王信之。遂立為太師。載與俱歸。抑何親也。以疏者而忽親。蓋知其言之關乎天下國家者深也。惟論言之深。而不論交之深。此文王遂收功於呂尚。雖不收功於一時。以至武王南面而王天下。豈非呂尚言深之力哉。向使文王以呂尚為漁父而疏之。不與深言。則是呂尚有王佐之才。而周無天子之德。文武雖可成王業。而無人可與成其王業也

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効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能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

應上措詞婉貼之甚○已引入自身處接筆婉貼之甚○暗指太后及穰侯等盡北句忽然闖遂成曼衍之篇上音尚已盡北句忽然闖遂成曼衍之篇緊緊翻過下剔生患憂恥三字為後文斡張本看他一句一轉。无限機致

矣
匡君之事大骨肉之間其語難皆當塞言但未知王心不以羇旅為疑而與之否

此一段申明上段死不足以為患句

此一段申明上文亡不足以為臣憂句但欲得行其說

為臣憂漆身為癩被髮為狂不足以為臣恥處上聲○羇旅是猶孤身寄於客旅之意此交疏是范雎與秦王交比呂尚為漁父無異不敢對言三問不對之故

畏字包下患憂恥在內亡放逐也癩惡疾也以漆塗身形如癩狂如癲也

序講 今臣乃羇旅之臣非王親暱之臣其與王交甚疏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而又多處人骨肉之間必深知王心而後敢言今臣雖願効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臣之不對者非畏禍而不敢言也臣明知今日言之於前明日即伏誅於後而臣不敢避誅也但恐大王不能行臣之言耳信能行臣之言而使大王之國日益富強則人最患者誅死不足以為臣患可憂者逃亡不足以為臣憂最恥者漆身以為癩被髮以為狂亦不足以為臣之恥也總在臣之言行與不行而不顧臣之榮與辱也

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霸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荊孟賁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賁音奔處音杵○烏獲任鄙俱古力士成荊古勇將孟賁衛人慶忌吳王僚之子夏育亦衛人皆力舉千鈞

序講 臣之不患死者因思人誰不死何論微臣且以五帝之聖三王之仁五霸之賢而無不死甚至烏獲任鄙之力成荊孟賁慶忌夏育之勇而亦無不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者也處必死之勢使死而可少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

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溧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為霸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

橐音起篪音台復音福說音稅○伍子胥姓伍名員字子胥藏身於橐載而出楚關昭關即楚關溧水吳地名蒲復即匍匐也肉袒露臂也闔閭吳王名餬口謂乞食於吳市中卒能興吳國而復楚讐使吳王闔閭以成霸業假令臣說已行也臣說既行縱有逃亡之憂亦有說焉昔伍子胥因楚平王殺其父兄而逃避於難賴人以空囊載之而出昭關恐人知覺夜則膝行蒲伏行路晝則潛伏行至溧水竟無以餬其口飢困之極不能舉步有時膝行有時匍匐首不能仰而稽頓於地肩不能蔽而袒其肉不得已而鼓腹吹篪乞食於吳之市中可謂逃亡最苦者矣今見用於王得盡謀如伍子胥以朝秦國即加臣以幽囚終身不許復見是臣之身雖離臣之說已行也臣說既行縱有逃亡之憂何憂焉

此一段申明生文不足以為恥句二子無益於主犹肯為之今行同於彼又有所補豈不為榮

此一段以危言聳動秦王上面層層翻跌至此說出本音有百川歸海之勢

言天下杜口畏足之後則王所與處者上則太后下則奸臣而已在宮中不聞外事必致終身迷惑無以昭察奸邪貽禍不淺雖言秦國危於堆卵滅覆孤危二語與王稽打個照面

此一段乃叙秦王虛心願

箕子接輿漆身為癩被髮為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輿可以有補聽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又何恥行音幸

○箕子是紂王叔父也接輿是楚人陸通也

序講 臣之不恥辱身者亦有說焉但患辱身而無補耳若箕子若接輿俱為癩為狂者也究之無益於其主箕子雖無益犹足以存殷祀若接輿則真無益者也可勿論已假使臣今見用於王得同其所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於聽賢之主則是臣之大榮也又何恥

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向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奸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覆音伏夫音扶

○恐恐雖死後反以累秦失天下之心阿保保姆也

序講 臣之不患死者以臣言得行也若言不行而身死則又臣之所大恐也不恐臣之死獨恐臣死之後天下之人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後有盡忠者因以是盡忠身死之故俱杜其口而不敢言畏其足而不敢進莫肯向秦耳足下若得自主臣犹不足及此今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不敢擅專下惑姦臣之態不能自知且居於深宮之中豈識外庭不離阿保之手安知謀士是豈但一時迷惑哉必致終身迷惑無以昭悉姦邪因循姑息其禍不淺以其大而言之則致宗廟之滅覆以其小而言之亦令身處於孤危此又臣之所恐耳若夫前所云窮辱之事與死亡之患臣不獨不患不憂不恥并不敢畏也大都臣言不行秦不治則臣生犹死若臣死而言行秦治則是臣死賢於臣生矣未識王之心以臣言為然否

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慁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生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夫音扶慁音混

○辱是臨也慁汙辱也

聽范雎言以治秦國

附考

秦昭王初立年少母宣太后魏氏稱制太后弟魏氏為相封穰侯三十餘年威震列國王內制於母外制於舅不得自主及范雎入秦納其策而自臨其政幽太后逐魏冉以范雎為相封應侯遠則交齊楚燕而近攻韓趙魏終滅東周而有天下皆用范雎之策范雎相秦改名張祿魏人未知使須賈賀之雎假看敝衣出見賈曰范叔无恙乎何貧寒至此

序講 秦王聞范雎之言悚然而思惕然以思因復跪請曰先生是何言也寡人亦嘗自揣矣夫秦國越在西陲既僻且遠寡人又最愚不肖何敢望先生之來而先生幸辱臨於敝邑豈非秦之大幸乎但愧寡人非用先生之人是汙辱先生也先生之來非寡人敢汙辱先生是天以寡人汙辱先生而得以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生而不棄孤危之人也然則先生辱臨於此實天作之合奈何其言若是哉先生若肯惠教寡人事無大小上不獨寡人及於太后下不獨百僚以及大臣其有當言者願先生盡言以教寡人幸無以交疏而言深疑寡人

評曰 范雎先作欲言不言之態繼以死亡僇辱旁引曲喻幾數百言或以為欲排擊其骨肉不好輕易開口故意刁難聳動予謂不得范雎之心也按昭王是時太后用事穰侯用權一則昭王之母一則昭王之舅正謂骨肉之愛也外惡諸侯客子厭天下辯士與華陽涇陽高陵皆以太后故富於公室雎計不排擊太后穰侯必不能用於秦國若言不見信或致漏洩必有甘心於雎者禍不旋踵此番咬定太后穰侯欲從萬死中求一生之計自顧交疏言深捉摸不定故不禁痛切淋漓至此非裝假文飾以為感動也然何以恰得秦王之殷殷跽請蓋王稽報使已聞有秦危累卵之言則不能無懼待命陳書復聞有語不敢載之說則不能無疑及召見離宮又聞有秦安得王之詞則不能無怒此時秦王胸中如懸旌不定必得其一言而後快所以勤請再三不能自已細玩本傳方見其妙

莊辛幸臣論 楚文

楚襄王寵幸四臣左周侯右夏侯從輦而出者鄢陵君壽陵君襄王樂於淫佚侈靡莊辛進諫不從而去之趙後五月為秦所敗得鄢郢巫山陳蔡之地項襄王流於咸陽王悔不用莊辛之言乃遣使徵莊辛於趙莊辛至王謝之曰寡人

解綈袍以衣之睢曰幸不死入秦為張君門下隸乃為賈御車至相府張祿即范叔也

此一段先說未晚未遲以勸襄王之改過若知失後補段不為遲晚猶可以有為

亦用閒語引起與下文同用

此一段借蜻蛉以喻禍機所伏不知防患而得患者此其一也

此一段又借黃雀喻之以禍機所伏不知防患而得患者此其二也

不能用先生之言以致於此為之奈何莊辛因發此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乃以執圭受之封辛為陽陵君寢復故地其後保境善鄰善為無事皆辛之力也

臣聞鄙語曰見兎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

○鄙語時俗之語也顧孳覓也牢養畜之圈牢也

序講 莊辛謂楚襄王曰君勿以失國為憂臣聞鄙俗之言有云既見兎而後見犬未可以為晚也既失羊而後補其牢未可以為遲也臣又聞[illegible]音者商湯周武皆以地大百里小國之諸侯而卒以昌夏桀殷紂皆富有天下而竟滅亡今楚國雖小尚未全失若截其長補續其短猶方數千里之地豈特湯武百里之國哉果能效湯武之言則國尚可挽回未為遲晚也

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俯啄蟲蝨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也

夫音扶下同精音精蛉音零啄音琢蝨音溫蝨音盲飴音移螻音婁蟻音爾

○蜻蛉蟲名又名蜻蜓一名桑根啄鳥食物也飴米蘖所煎調以餌之膠絲施膠於絲以繫之也

序講 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其足有六其翼有四身輕飛聳翺翔於天地之間飢啄蟲蝨渴飲甘露仰俯自得自以為無喪身之患與世人無爭可免於是非也殊不知有五尺之童子見而喜之則煎調米飴以香餌之又塗膠於絲以粘繫之夫夫蜻蛉飛翔四仞數丈之上一旦以調飴膠絲加之為其所獲久而置之不免為螻蟻食也此時時而欲再飛於天地之間遲矣晚矣不可得矣

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噣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晝遊於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

噣音觸夫音扶翅音勅

○噣皆啄也棲止宿也攝持也

序講 夫蜻蛉物之小者也王不見夫黃雀乎亦猶是也飢啄白米之粒棲宿茂林之中俯仰自得也時而鼓翅時而奮翼飛翔自適也自以為無喪身之患與世人無爭可免是非也又誰知公子王孫見而喜之左手挾弓右手持丸加彈於十仞之上而落於地既得所彈之雀而招誘其同類者見而飛集之則易於彈矣以一雀而招彈致衆雀而供庖廚夫黃雀朝尚遊於茂林夕即調酸鹹以為人之饌頃刻之間已入公子之手充其腹矣雖欲遊於茂林遲矣晚矣不可及矣

此一段引黃鵠喻禍機之所伏不知防患而得患者此其三也

夫音扶下同

此一段借蔡靈侯禍機之所伏以引起正旨　按春秋昭公十一年楚子虔誘殺蔡侯般之於申　楚靈王殺蔡靈侯而滅蔡後三年平王立景侯之少子以是為平公此一段方說到襄王身上不知防患而得者此其四也　此蔡靈

夫黃雀（又層注）其小者也（而下）黃鵠（三喻連作）因是以遊乎江海（別喻津勢）淹乎大沼（凌空）俯噣鱣鯉（俯仰嚙）蔭其六翮（而下）而凌清風（蔭他下四仞字）飄搖乎高翔（自愈危意）以為無患（句頓挫）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矰（看他下四仞字）繳（高而愈）將加己乎百仞之上（最有分曉皆明）被鹿（高而愈）引微繳（拆清風而抗矣）故晝遊乎江湖（夕調）乎鼎鼐（鼎音巢陵音菱）

蘅音衡婆音波盧音呂台音遴矰音曾　○矰弋射矢繳生絲縷結繳於矢上鹿利也被着也磻與著同抗與隕同　黃鵠水鳥嚙噬也陵即菱角蘅香草水草也鼐石可為鑊盧黑弓也

序講　夫黃雀雖大於蜻蛉猶物之小者也王不見黃鵠乎黃鵠亦猶是時遊行乎江海時淹息乎池沼飢食鱣鯉渴食陵蘅俯仰自得有時奮翮凌風飄搖天際自以為無喪身之患而與世人無爭是非可免矣又誰知射者利其矢整其弓兼治矰繳射黃鵠於百仞之上則黃鵠身被利鏃又為繳所牽繫從清風而折翼隕落於地矣夫黃鵠朝尚遊於江湖之上而夕即為人所獲置於鼎鼐之中調五味而食之此時尚欲遊於江湖息於大沼遊矣晚矣豈可得乎

夫黃鵠（又層注）其小者也（起下）蔡靈侯（州侯夏侯等）之事（是客漸漸來）因是以南遊乎高陵（頓挫）北臨乎巫山（頓挫）飲茹溪之流（頓挫）食湘波之魚（引起下）左抱幼女（右擁）嬖妾（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於靈王（繫己以朱絲而見之也）

序講　夫黃鵠雖大於黃雀而猶物之小者也禍機所伏物且不免何況人乎王獨不見蔡靈侯之故事乎靈侯般弒其父景公而自立佚游好樂而荒於國事因是以南遊於高陵之地北至於巫山之間所飲者茹溪之水所食者湘波之魚抱擁幼女妾妾馳騁乎高蔡之地荒淫快樂不以國家之事為念自以為磐石之安又誰知我先王靈王使其將子發召靈侯朝會子發受我先王之命數其弒父之罪以朱絲繫靈侯之頸而見殺之當此之時欲馳騁乎高蔡之上遲矣晚矣不可及矣

高陵地名巫山山名茹溪巫山之溪湘水出零陵高蔡即上蔡地子發人名靈王楚靈王　○陵音弄

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於秦王填黽塞之內而投己乎黽塞之外

州侯夏侯鄢陵君壽陵君皆楚之四幸臣也輦從從輦自在愛用而出也方金四方所貢之金也雲夢澤名填取其地而塞之也黽塞地名填音田黽音敏塞音賽　○穰音攘音羊飯音反

侯加天下二字妙有分曉咄然而止妙若加一語便是俗筆

意了凡曰此文敘事有景轉換有法從小而大從物而至人從外而及內緩而不驟婉而不觸

金聖嘆曰只起手一二行極言未遲未晚是正文已下層層遞接而去俱寫遲者晚者事有如此妙在間說蜻蛉起後來却劈面直叙君王使人讀之凜然

序講 夫蔡靈侯滅國喪身乃小國之君也事莫大於楚國而君之在昔日亦猶是也得幸於君者左有州侯右有夏侯從[illegible]輦而出者則有鄢陵君壽陵君所食之粟皆所封之祿極其豐潔所載之金皆四方之所貢極其靡費王與寵幸四臣極其快樂共馳騁於雲夢二澤之間盤遊宴樂絕不以天下國家之事為念自謂可以長享安樂也又誰知穰侯受秦王之命將兵填滿於黽塞之內而投置我王於黽塞之外事至於此而欲追念前非遲矣晚矣今尚可為正未遲也亦未晚矣但顧君王之所為何如耳

評曰 楚襄不用莊辛之諫致失郢都悔而徵辛至楚細思此時除勸慰數語外無可措詞若為謀善後之策尚無看手處是篇只追論楚襄王既往之失在不以天下國家為事一句又嫌其涉於突故緩緩從他物他人引起見得世界中不論是物是人無小無大俱在危機中過日好不驚悚繹四個因是及五個不知字面分明是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註脚其意直欲楚襄王自怨自艾從今日始以前車為鑒庶幾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所謂知有病即為藥也善後之策莫過於此

國家圖書館
003877374

線
830.2
7659
14
v.2

舊 籍